

黃帝內經素問注證發微

素問經義問註詁發微卷之二

大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玄臺子馬時仲化註證

兄庠生馬恕馬羨馬蕃馬蕙全校

五藏生成篇第十

後篇身以五藏之所主所傷所合

榮五色常五藏之氣色之見於五藏所生之氣能合五藏之氣者謂之五藏之氣也。謂天一生水而地以八成之。地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故五藏之義有如本篇者如此即名之曰五藏生成篇詳前後篇文俱歧伯所言則此篇斷知為岐伯也。

心之合脉也其榮色也其主腎也肺之合皮也其榮毛也其主心也肝之合筋也其榮爪也其主肺也脾之合肉也

其榮唇也。其主肝也。腎之合骨也。其榮髮也。其主脾也。

此一節舉五藏之所合所榮所主者而言之也。吾身有

脉。心則合之。吾身有色。心則榮之。然心屬火。腎屬水。火

之所畏者惟水。則心之所主者惟腎也。故曰其主腎也。

猶君主乃下人所畏故即以主名之下倣此吾身有皮。肺則合之。吾身有毛

肺則榮之。然肺屬金。心屬火。金之所畏者惟火。則肺之

所主者惟心也。故曰其主心也。吾身有筋。肝則合之。吾

身有爪。肝則榮之。然肝屬木。肺屬金。木之所畏者惟金。

則肝之所主者惟肺也。故曰其主肺也。吾身有肉。脾則

合之。吾身有唇。脾則榮之。然脾屬土。肝屬木。土之所畏

者惟木。則脾之所主者唯肝也。故曰其主肝也。吾身有骨。腎則合之。吾身有髮。脾則榮之。然腎屬水。脾屬土。水之所畏者唯土。則腎之所主者唯脾也。故曰其主脾也。是故多食鹹則脉凝泣而變色。多食苦則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則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則肉胝胸而唇揭。多食甘則骨痛而髮落。此五味之所傷也。泣瀝同。胝音抵。手足皮膚厚也。胸音抵。

此承上文五藏之所主者有相尅之義。而此遂以所主之所傷者言之也。心之所主者唯腎。故腎之味主鹹者也。多食鹹則心爲腎傷。心之合在脉。脉則凝澀而不通。心之榮在色。色則變常而黧黑矣。肺之所主者唯心。故

心之味。主苦者也。多食苦則肺爲心傷。肺之合在皮。皮則枯槁而不澤。肺之榮在毛。毛則脫落而似拔矣。肝之所主者唯肺。故肺之味主辛者也。多食辛則肝爲肺傷。肝之合在筋。筋則緊急而不柔。肝之榮在爪。爪則乾枯而不潤矣。脾之所主者唯肝。故肝之味主酸者也。多食酸則脾爲肝傷。脾之合在肉。肉則胝繃而憔悴。脾之榮在唇。唇則揭舉而枯薄矣。腎之所主者唯脾。故脾之味主甘者也。多食甘則腎爲脾傷。腎之合在骨。骨則疼痛而不快。腎之榮在髮。髮則漸墮而零落矣。此五味之所傷者如此。

故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腎欲鹹。此五味之所

也。五藏之氣。

明五氣篇五入相類

此言五藏有所欲之味。乃其所合者也。合者。猶所謂相宜也。陰陽應象大論云。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故心之所欲惟苦。肺之所欲惟辛。肝之所欲惟酸。脾之所欲惟甘。腎之所欲惟鹹。此乃五藏之氣合於五味。故其所以欲之者如此。

故色見青如草茲者死。黃如枳實者死。黑如怡者死。赤如

衄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見死也。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鷄冠者生。黃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烏羽者生。此五色之見生也。該當作滋始音台衄芳杯反

此歷舉五藏之五色而決其爲死生之外見也。五色以黃爲主。黃以明潤爲難。青如草之滋汁。其青沉夭。黃如枳實。其色青黃。黑如炁煤。其色純黑。赤如衄血。其色赤黑。白如枯骨。其色乾枯。此皆色不明潤者也。故見之則爲死者如此。青如翠羽。赤如鷄冠。黃如蟹腹。白如豕膏。黑如烏羽。此皆色之明潤者也。故見之則爲生者如此。生於心。如以縞裹朱。生於肺。如以縞裹紅。生於肝。如以縞

聚紺生於脾。如以縞裹枯樓實。生於腎。如以縞裹紫。此五藏所生之外榮也。楊妻

此舉五藏所生之正色。而指其爲外榮也。縞。素練也。彼色之生於心者。如以縞裹朱。此赤之明潤者也。生於肺者。如以縞裹紅。白中有血色。此白之明潤者也。生於肝者。如以縞裹紺。紺者深青揚赤色。此青之明潤者也。生於脾者。如以縞裹枯樓實。此黃之明潤者也。生於腎者。如以縞裹紫。此黑之明潤者也。此乃五藏所生之外榮者如此。味要精微論曰。赤欲如帛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黃欲如羅。裹雄黃。不欲如鹽。青欲如蒼壁之澤。不欲如藍。重漆不欲如地蒼。皆以明潤爲貴也。

色味當五藏。白當肺。辛。赤當心。苦。青當肝。酸。黃當脾。甘。黑當腎。鹹。故白當皮。赤當脉。青當筋。黃當肉。黑當骨。當平
此以五色五味配五藏也。肺之味在辛。白色當之。心之味在苦。赤色當之。肝之味在酸。青色當之。脾之味在甘。黃色當之。腎之味在鹹。黑色當之。不唯是也。肺之合在皮。白色當之。心之合在脉。赤色當之。肝之合在筋。青色當之。脾之合在肉。黃色當之。腎之合在骨。黑色當之。此所謂色味當五藏也。

諸脉者皆屬於目。諸髓者皆屬於腦。諸筋者皆屬於節。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此四支八絡之朝夕也。

吾身諸脉皆屬於目。解精微論曰：心者，五藏之專精也。目者，其竅也。靈樞大惑論歧伯曰：目者，五藏六府之精也。靈樞口問篇歧伯曰：目者，宗脉之所聚也。脉要精微論曰：脉者，血之府。宣明五氣論云：久視傷血。夫心主脉，爲五藏之專精，而目爲之竅。然脉爲血之府，而久視傷血，則傷脉矣。血脉本爲同類，此諸脉皆屬於目也。吾身有髓皆屬於腦。靈樞海論曰：腦爲髓之海，其輸上在於其蓋，下在風府。蓋骨中有髓，非止於腦，而腦爲髓海，故諸髓皆腦屬之也。吾身諸筋皆屬於節。靈樞九鍼十二原篇云：所謂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又云：所謂節者，神氣之所遊行出入也。非皮

肉筋骨也。小鍼解云。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者。絡脉滲灌諸節者也。蓋骨節曰節。筋則絡於諸節之間。宣明五氣篇云。久行傷筋。則筋屬於節可知矣。吾身諸血皆屬於心。陰陽應象大論云。心生血。痿論曰。心生身之血脉。則血屬於心可知矣。吾身諸氣皆屬於肺。靈樞本神篇云。肺藏氣。則氣屬於肺可知矣。此四支八谿朝夕各有所屬。而流通無間者也。四支者。手足也。八谿者。手之肘與腕。足之膝與腕也。蓋肉之小會爲谿也。

故人肝血歸於肝。肝受血而能視。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攝。肝出而風吹之。血凝於膚者爲痺。

凝於脉者為泣。凝於足者為痺。厥此三者。血行而不得反其
空故為痺厥也。泣音泣。空與孔同。

靈樞本藏篇云。肝藏血。然動則運於諸經。靜則歸於肝。

藏。肝既受血。則肝本藏精於目。遂能視矣。靈樞經傳篇云。肝者主為

將使之後外。欲知堅固。視目下而為足。乃足之三陽三

陰經也。足既受血。遂能步矣。上而為掌。為指。乃手之三

陽三陰經也。掌與指既已受血。遂能握能攝矣。然血經

充足於人身。而風為百病之始。若非血出之際。玄府未開

膵汗未藏。為風所吹。則血凝於膚。當為痺證。痺論云。以

風勝者為行痺。血凝於脉。當為澀滯不通。血凝於足。當為

厥證厥論分厥有寒熱陽經勝則爲熱厥陰經勝則爲寒厥今風吹血凝而成厥又當驗陰陽偏勝而分寒熱也此三者血行而不得反其空穴故爲痺與厥者如此不曰澁者言痺厥皆血凝于脉也

人有大谷十二分小絡三百五十四名少十二俞此皆衛氣之所留止邪氣之所客也鍼石緣而去之診病之始五決爲紀欲知其始先建其外所謂五決者五脉也

分去

大經所會謂之大谷十二分者十二經脉之部分也小絡所會謂之小絡穴有二百六十五除十二俞外止有三百五十三名耳曰五十四名者其四字主誤也十二

俞者謂心俞肝俞脾俞腎俞厥陰俞膽俞胃俞
俞大腸俞小腸俞膀胱俞也此皆衛氣之所寄立邪
之所客宜以鍼石循其部分而去之且診病之始當以
五藏之脉以爲之紀故欲知其始先建其母母者五藏
相乘之母也此正所謂病之始也其所謂五決者卽五
藏之脉以決之也下文正詳言之

是以頭痛眩疾下虛上實過在足少陰巨陽甚則入腎狗
蒙招尤目與耳聾下實上虛過在足少陽厥陰甚則入肝
腹滿膜脹支滿胕脇下厥上胃過在足太陰陽明欬嗽上
氣厥在胃中過在手陽明太陰心煩頭痛病在鬲中過在

手巨陽少陰

此正所謂五決也。但此節止言證以分其經而下節則兼色與脉以言之耳。筋筋也下足也上頭也過者病也。凡內經以人之有病如人之有過誤故稱之曰過。經要精微論曰故乃可診有過之脉此非過與不及之過亦非經過之過乃指病而言也。足少陰者腎也是太陽者膀胱也是少陰之脉起于小指之下斜趨足心出于然谷之下循內踝之後列入跟中以上膈內出腰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絡腎絡膀胱其有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胃中足太

陽之脉起于目內眥。上額交巔。其支者從巔至耳上角。其直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挾脊。抵腰中。入循脊。絡腎。屬膀胱。然腎之脉屬腎。絡膀胱。膀胱之脉屬膀胱。絡腎。二經相爲表裏。今頭痛而巔頂有疾者。正以下虛上實。其病在于腎與膀胱也。虛者。正氣不足也。實者。邪氣有餘也。且經病不已。當入于藏。故甚則入于腎矣。按此篇與熱論稱膀胱爲巨陽。而下文稱小腸亦爲巨陽。蓋二經皆爲太陽。而太陽名爲三陽。陰陽類論曰。三陽爲父。則三陽正所以爲陽之表。宜稱之爲巨陽也。狗疾也。蒙昧也。招謂掉也。搖掉不定也。尤甚。

也。足少陽者，膽脉也。足厥陰者，肝脉也。足厥陰之脉，抵小腹，挾胃，屬肝，絡膽，上貫膈，布脇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頤，頤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脉會於巔。其支者，從目系下頤，裏環唇內。足少陽之脉，起於目銳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循頭入缺盆。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眥後。其又支者，別銳眥，抵下頤，加頰車，下頸，合缺盆，以下膈中，貫膈，絡肝，屬膽。然肝之脉，屬肝，絡膽，膽之脉，屬膽，絡肝。二經相爲表裏，今日暴疾不明，首掉尤甚，目睛耳聾，皆暴病也。正以下爲肝膽之邪有餘，而上部則虛，故爲病。若是其病，止係于膽與肝也。且經病不亡，當

入于藏。故其則入于肝矣。肢謂脇上也。下厥上胃者。謂氣從下逆上而上則昏冒也。足太陰者。脾也。足陽明者。胃也。足太陰之脉。自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膈。足陽明之脉。起於鼻之交頤中。下循鼻外。入齒環唇。其循頤出大迎。其支者。循喉嚨。入缺盆。屬胃。絡脾。其直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挾臍。入氣街中。其支者。起胃下口。循腹裏。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髀關。然脾之脉。屬脾。絡胃。胃之脉。屬胃。絡脾。二經相爲表裏。今腹滿腹脹。凡支膈。肢脇等所氣。從下上而上。焦昏冒。其病正在脾胃也。手陽明者。大腸也。手太陰者。肺也。手陽明之脉。出肩髃。

前廉上出於柱骨之會上。下入缺盆。絡肺。下膈。屬大腸。手太陰之脉。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從肺系橫出腋。下。然肺之脉。屬肺。絡大腸。大腸之脉。屬大腸。絡肺。今欬嗽。上氣厥在胃中。其病正在大腸與肺也。手巨陽者。小腸也。手少陰者。心也。手巨陽之脉。從肩入缺盆。絡心。循咽。下膈。抵胃。屬小腸。其支者。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銳眦。手少陰之脉。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膈。絡小腸。然心之脉。屬心。絡小腸。小腸之脉。屬小腸。絡心。二經相爲表裏。今心煩頭痛。膈中有病。其病正在小腸與心也。後三肢不言。甚則入脾入肺入心者。可因

腎肝以推之耳。

夫脉之小大滑濇浮沉可以指別五藏之象。可以類推五藏相音。可以意識。五色微診。可以目察。能合脉色。可以萬全。赤脉之至也。喘而堅。診曰有積氣在中。時害於人。名曰心痺。得之外疾。思慮而心虛。故邪從之。白脉之至也。喘而浮。上虛下實。驚有積氣在胃中。喘而虛。名曰肺痺。寒熱得之。醉而使內也。青脉之至也。長而左右彈。有積氣在心下支胠。名曰肝痺。得之寒濕。與疝同法。腰痛足清頭脉紫黃脉之至也。大而虛。有積氣在腹中。有厥疝。名曰厥疝。女子同法。得之疾使四支汗出當風。黑脉之至也。土堅而大有。

積氣在小腹與陰。名曰腎痺。得之沐浴清水而卧。別按去

聲赤白青黃黑
之下俱當讀

此正合色脉以圖萬全。乃五決之法也。小者細小。大者
滿大。滑者往來流利。清者往來艱難。浮者浮於膚上。沉
者按之乃得也。脉體有如此者。皆可以指下別之。五藏
在內。而氣素則見於外。皆五行相生相尅之類也。可以
類而推之。人有相與音。雖見于外。而五藏主于其中。可
以意會而識之。五藏有五色。其診最微。可以目而察之。
夫大小滑濇浮沉者。為脉在于內。曰象。曰相。曰音。曰五
色者。總名曰色。在於外。人能合于色。脉可以為萬全。無失

少言。診人之色已赤矣。及其脉之至也。湧盛如喘之狀。而按之則甚堅。當診之曰。心脉起于心胃之中。必有積氣在中。時害于食。名曰心痺。斯疾也得之既前。外感而又思慮。而心虛。故積氣之邪。從而成耳。王註曰。喘爲心氣不足。堅爲病氣有餘。積爲病氣積聚。痺爲藏氣不宜行也。按素問有痺論。而此亦曰痺。今據此考彼。病全不合。當如王註所謂藏氣不行也。又王註曰。藏居高。病則脉如喘狀。故於心肺二藏獨言之。此最得喘字之義。診人之色已白矣。及其脉之至也。湧盛如喘之狀。而舉指則甚浮。肺居上。故曰上虛。病不在下。故曰下實。

且有驚當診之曰。有積氣在胃中。其脉喘當為虛。名曰肺痺。而外有寒熱斯疾也。得之醉而使內也。蓋酒味苦燥。內入于心。醉甚入房。故心氣上勝於肺。而為驚為喘。為虛為寒熱者。宜也。診人之色已青矣。及其脉之至也。脉甚弦長。而鼓擊如彈。醫工左右之指。肝部鼓脉有土。透入右關。故醫工左右之指。如彈擊然。甚至左右三部皆鼓者有之。當診之曰。有積氣在心下支脉。名曰肝痺。斯疾也。得之寒濕所致。與疝同法以診之。蓋積于支脉。則為肝痺。積于小腹。畢丸。則為疝。正以肝脉者起于足之大指。上入顙額。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脉會于巔。故病必腰痛。足冷。頭痛也。診人之

色已黃矣。及其脉之至也。既大且虛。當診之曰。必有脾
熱。積氣在腹中。宜有厥逆之氣。名曰厥疝。不特男子而
女子亦皆有之。其法相同。斯疾也。得之速。使四支汗出。
當風鼓風。氣通肝。而為積氣與厥氣如此。正以木盛則
剋土。故脾色之外見者黃也。診人之色已黑矣。及其
脉之至也。尺脉之上堅而且大。當診之曰。有積氣在小
腹與陰器之中。名曰腎痺。斯疾也。得之沐浴冷水而卧。
蓋濕氣傷下。必歸于腎。而腎既受寒。故為積氣在小腹
與陰者如此。凡若此者。皆合色脉以圖萬全。而五決之
法盡矣。

凡相五色之奇脉。面黃目青。面黃目赤。面黃目白。面黃目黑者。皆不死也。面青目赤。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皆死也。

上文言合色脉以圖萬全。而此又即五色所重者。以決其死生也。人知色脉可以決死生。而相色有訣。亦可以決死生。故謂之曰相五色之奇脉。當知色見于面。而五色以黃為主。故五色皆有黃色來參。是有胃氣不死也。若無黃色相參。是無胃氣必死也。人以胃氣為本。信哉。

五藏別論篇第十一

別如字此乃五藏之
另是一論故名篇

黃帝問曰。余聞方士或以腦髓為藏。或以腸胃為藏。或以

爲府。敢問更相反。皆自謂。是不知其道。願聞其說。或伯望
曰。腦髓。骨。脉。膽。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于陰
而象于地。故藏而不寫。名曰奇恒之府。夫胃。大腸。小腸。三
焦。膀胱。此五者。天氣之所生也。其氣象天。故寫而不藏。此
受五藏濁氣。名曰傳化之府。此不能久留輸寫者也。魄門
亦爲五藏使。水穀不得久藏。第一二藏字去声第三四五
藏字平声第六七藏字仍去
声奇音儲使去声
不藏字仍平声

此節因帝有藏府之疑而明言之也。帝問心肝脾肺腎
爲五藏。而又有腦髓。或指之以爲藏。腸胃爲六府之二
而或者亦指以爲藏。又或以爲府。其相反如此。而各自

謂其是者何也。伯言方士以腦髓爲藏。然腦髓亦可以爲府。方士以腸胃爲藏。然腸胃終所以爲府。故腦髓骨脉膽與女子胞。此六者屬陰。乃地氣之所生也。皆所以藏陰而象乎地。蓋藏垢納汙者莫如地。六者主藏而不寫。此所以象地也。其藏爲奇。無所于偶。而且有恒不變。名曰奇恒之府。胃大小腸三焦膀胱。此五者屬陽。乃天氣之所生也。蓋天主變化。五者寫而不能藏。此所以象天也。此則受五藏之濁氣而傳化之。名曰傳化之府。惟其爲傳化之府。所以不能久留諸物。有則輸無者也。然魄門者。肛門也。肺藏魄。肛門上通於大腸。大腸與肺爲

表裏故亦可稱之曰魄門此魄門者亦為五藏之使水

穀下此亦不能藏者也較之傳化之府何以異哉按靈

與論以腸胃為十二藏相使之類六節藏象論言十一藏取決于膽則府亦可稱為藏也

所謂五藏者藏精氣而不瀉也故清而不能實六府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也所以然者水穀入口則胃實而腸虛食下則腸實而胃虛故曰實而不滿滿而不實也

此言五藏主于藏精六府主于傳物乃藏府之的義所以折方士之繆也夫謂心肺脾肝腎為五藏者正以五藏各有精藏精氣而不瀉故雖至於滿而不至於有所

實。唯不實則不至於有所寫也。謂膽胃大小腸三焦膀胱爲六府者。正以六府傳化物而不藏。故一至於實而。不能有所滿。惟不能滿則不能不有所寫也。所以實而不能滿者。方其水穀入口之時。上之爲胃者實。而下之爲腸者尚虛。及其食下下膀胱之後。則下之爲腸者實。而上之爲胃者已虛。故一有所實則不能有所滿。而必至于寫也。故曰實而不滿者。以此。彼五藏無水穀之出入。特其精微之氣焉耳。故雖至於滿。而不至於有所實。自不必有所寫也。故曰滿而不實者。以此。

帝曰。氣口何以獨爲五藏主。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六府

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於胃，以養五藏。氣口亦太陰也。是以五藏六府之氣味，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故五氣入

鼻，藏於心肺。心肺有病，而鼻為之不利也。

見音與高去声

此明氣口之脉，獨為五藏主，遂即五味入口之語，以明五氣入鼻之義焉。氣口者，右手之寸口脉，即手太陰肺經太淵穴也。此篇與經脉別論靈樞五色四時氣篇皆名之曰氣口。靈樞終始篇名之曰脉口，皆以脉氣必會於此也。六節藏氣論靈樞禁服篇名之曰寸口，以此部即太淵穴，去魚際僅一寸也。其左手寸部則內經諸篇皆謂之人迎耳。經脉別論謂氣口成寸，以決死生，故帝

問氣口何以獨爲五藏主而可以決脉之動靜氣之盛衰人之死生有如是也。伯言脉雖見於氣口而實本六於脾胃也。胃者足陽明也。脾者足太陰也。足陽明爲六府之先。足太陰爲五藏之本。胃主納受凡水穀以是爲市。爲六府之大源。五味入口藏於胃而得脾以爲之運化。致五藏之氣無不籍之以資養。則是脾者足太陰也。肺者手太陰也。其氣本相爲流通而氣口亦手太陰耳。是以五藏六府之氣味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耳。推脾出十胃變見於氣口。故凡胃脾有積聚痰物其氣必虛。蓋穀入于口必大而清。凡胃脾之虛者其氣必虛。蓋穀入于胃氣傳于肺而肺氣行於氣口。故云變見於氣口也。玉

機真藏論云五藏者皆稟氣於胃。胃者五藏之本也。藏
氣者不能自致於手太陰。必因于胃氣。乃至手太陰
也。蓋言胃而脾可知矣。其與此意互相發歟。然五味入
口者如此。彼五氣入鼻者何如。六節藏象論云天食人
以五氣。謂然香地食人以五味。酸苦甘辛鹹五氣入鼻。藏于
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腸胃。味
有所藏。以養五氣。五藏之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故五味入口。入於府。五氣入鼻。入於五藏。五藏惟心肺
居於膈上。受此五氣。故心肺有病。而鼻為之不利矣。然
則脾有病者。安能辨其五味哉。

凡治病必察其下。適其脉。觀其志意。與其病也。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惡於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病不許治者。病不必治。治之無功矣。下字上當有上字

此言凡治病者。當詳其法。擇其人與病也。察其下者。察

其下竅通否也。適其脉者。調其脉之小大滑濇浮沉也。

人有意意則審觀之。靈樞本藏篇云。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

然後與其病之可治與否也。彼拘於鬼神者。專事祈禱。

惑于渺茫。與言修身養性之至德。必不見信。孔子曰。且

則以修身養性。請于下。且不惑于鬼神者也。惡於鍼石者。謂鍼無益。與言鍼

石之至巧。必不肯從。又有病勢危篤。難以輕許者。不以

與治治之有何功哉。

異法方宜論第十二

治病各法始於五方而聖人則之難合以治各病而聖人則之

黃帝問曰醫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曰地勢使然也。

帝問均一病耳而或以砭石或以毒藥或以灸炳或以九鍼或以導引按蹻治各不同何其病之皆愈也伯言四方地勢不同故所治亦異不必拘用一法也。

故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魚鹽之地海濱傍水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處美其食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故其民皆黑色踈理其病皆為癰瘍其治宜砭石故砭石

者亦從東方來

此言硃石之所自始也。天地發生之氣始於東方。故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魚鹽最多。海濱近水。其民食魚而嗜鹽。居此土以爲安。食土味以爲美。然魚性屬火。使人熱中。鹽味至鹹。最能勝血。宣明五氣論云。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靈樞五味論云。平日鹹走血。多食之令中焦之汁干。則血氣走之。而與鹹相得。則氣走。則胃中汁注之。汁注之。則胃中津竭。則血氣走之。而善渴。血脈者中焦之道也。故熱中則水腫。血勝則陰衰。其天黑色踈理。病爲癰瘍。故東方用硃石以治之。後世用硃石者。自東方來也。山海經云。禹氏之山有石如玉。可以爲錢。

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
多風水土剛強其民不化而褐薦其民華食而脂肥故
邪不能傷其形體其病生於內其治宜毒藥故毒藥者亦
從西方來

此言毒藥之所自始也天地肅殺之氣盛于西方故西
方者屬金而金玉生之沙石產之天地之所收引也其
民倚高陵以爲居而耐受乎風水土得金之氣甚爲剛
強故斯民衣不用絲綿而用毛布之褐細草之薦食必
用鮮華而體則脂肥所以外邪不能傷而內傷之病生
凡七情飲食皆是也必宜用毒藥以治之

如草木蟲魚
鳥獸之類皆

有毒藥。毒氣法時論云。毒藥攻邪。五運行大論云。大毒治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後世之用毒藥者。自西方來也。

北方者。天地所閉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風寒水冽。其民樂野處而乳食。藏寒生滿病。其治宜灸炳。故灸炳者。亦從北方來。

樂音洛
炳音草

此言灸炳之所自始也。天地嚴凝之氣。盛於北方。故北方者。天地閉藏之域也。其地最高。其居如陵。風寒水冽。民思避之。故樂于野處。多食獸乳。乳性頗寒。是以人之藏氣亦寒。而中滿之病生。故北方之人。必用灸炳以煖之。後世之用灸炳者。從北方來也。

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厥也。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胘。故其民皆緻理而亦色。其病痺。其治宜微鍼。故九鍼者。亦從南方來。附腐

此言九鍼之所自始也。天地溫厚之氣在於南方。故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氣最盛之處也。地不滿東南。故其地最下。而水土弱。霧露由地而升。唯地下。則爲霧露之所聚。其民嗜酸味而食胘。胘者。氣之腐者也。酸味收斂。故肉理緻密。陽盛之處。故色赤。濕氣內滿。熱氣內薄。故其病爲筋攣濕痺也。南方之人。乃用九鍼以治之。後世之用九鍼者。自南方來也。靈樞自有九鍼論其義甚詳

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地所以生萬物也。其民食雜而不勞。故其病多痿厥寒熱。其治宜導引按蹻。故導引按蹻者亦從中央出也。

此言導引按蹻之所自始也。東方海南方下。西北方高。故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土德正王。故天地所以生萬物者至衆。四方輻輳。萬物交歸。故民食紛雜而不勞。濕氣在土。故民病爲痿爲厥。爲寒熱。陰陽應象大論曰。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脉。故治之宜導引按蹻也。導引者謂搖筋骨動支節也。按謂抑按皮肉也。蹻謂捷舉手足也。中央之人用之後世之用。導引按蹻者亦從中央來。

出
政聖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異而病皆愈者
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也

上文言各法始于五方而聖人治病則互用而且合宜
此病之所以皆愈也

移精變氣論第十三

篇內有移精
變氣故名之

黃帝問曰余聞古之治病唯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今
世治病毒藥治其內鍼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歧伯
對曰往古人居禽獸之間動作以避寒陰居以避暑內無
眷慕之累外無伸宦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

毒藥不能治其內。鍼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
今之世不然。憂患緣其內。苦形傷其外。又失四時之從逆。
寒暑之宜。賊風數至。虛邪朝夕內至。五藏骨髓外傷。必發
肌膚。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數言所
即清泉寺學。述我朝制云。太醫院使掌醫。康之法。院判
為之。凡醫術十三科。醫官醫士醫士。專科習業。曰大方
脈。曰小方脈。曰婦人。曰瘡。曰針灸。曰眼科。曰口齒。曰接骨
日傷寒。曰咽喉。曰金鎖。曰按摩。曰祝由。曰聖濟。曰直。曰
術業精通者。供事。凡京湖御藥。同內官監視。令一服。為一
候。然均二器。其一。堂屬官。經書之內。官又嘗之。其一。進。應
按摩。以消息導引之法。除人。八疾。祝由。以祝禁。後除邪。魁
之為。屬者。二科。今無傳。愚。今考。巢氏。病源。各病皆有。按。此
之法。三國志。孫策。時于吉言
祝由。法。今民間亦有之。

此言上古之人。可以祝由已病。而後世則不能也。往古

內無養慕之累而後世則憂患緣其內往古外無仰宦

之形而後世則苦形傷其外往古動作以避寒

身體動

不和陽陰居以避暑故邪不能入而後世則失四時之

順逆寒暑之宜故賊風數至虛邪內至五藏骨髓外傷

空竅肌膚所以病之小者甚而大者死也是以往古不

必用毒藥以治其內鍼石以治其外而祝說病由遂能

移精變氣而已病也後世必得毒藥以治其內鍼石以

治其外乃可以已病而非祝由之所能施也其不同者

如此

帝曰善余欲臨病人觀死生決嫌疑欲知其要如日月光

可得聞乎。岐伯曰：色脉者，上帝之所貴也。先師之所傳也。上古使儻貸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時入風六合，不離其常，變化相移，以觀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則色脉是矣。色以應日，脉以應月，常求其要，則其要也。夫色之變化，以應四時之脉，此上帝之所貴，以合于神明也。所以遠死而近生，生道以長，命曰聖王。

此至末節，詳言色脉爲治病之要法也。上帝者，上古在上之帝王也。先師，儻貸季也。蓋色之變化最速，可以應日，脉之變化稍常，可以應月。此正治病之要法也。上帝能然，所以遠于死而近于生，稱爲聖王也，宜矣。

古之治病。至而治之。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痺之病。十日不已。治以草蘇草蓼之枝。本末爲助。標本已得。邪氣乃服。

此言中古以湯液草煎治病也。湯液。援後篇湯液醪醴論。則是五穀所制。而非藥爲之也。言中古治病。方其病之始至。用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痺之病。八風者。雷。霍。大。弱。風。謀。風。剛。風。折。風。大。剛。風。凶。風。嬰。兒。風。及。其。十。弱。風。五。痺。者。痺。論。有。筋。痺。脉。痺。皮。痺。肉。痺。骨。痺。及。其。十。日。不。已。則。治。以。草。蘇。草。蓼。之。枝。本。末。爲。助。而。煎。之。使。服。蘇。者。葉。也。蓼。者。根。也。枝。者。莖。也。蓼。爲。木。枝。葉。爲。末。卽。後。世。之。煎。劑。也。湯。液。醪。醴。論。曰。病。爲。本。工。爲。標。標。本。不。得。

之。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澤而衛氣浹。故血易氣
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滯而衛氣沉。月始生則血氣
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盛。肌肉堅。月郭空則肌
肉薄。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經氣也。
是故天寒無刺。天溫無熨。月生無瀉。月滿無補。月郭空
無刺。月郭滿無瀉。是謂得天時而調之。不審逆從。氣
色之逆從。如玉版論要篇曰。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
上為逆。下為從。女子右為逆。左為從。男子左為逆。右為
從。又雲。經氣少。其脈而澤者。血氣俱不足。審察其有餘不
有餘。血不足。瘦而無澤者。血氣俱不足。審察其有餘不
足而調之。可以知逆順矣。有四時之逆從。二氣氣
論曰。肺有逆從四時。未有藏形。春夏而脈瘦。秋冬而脈
浮大。命曰逆四時也。王機真藏論曰。所謂逆四時者。春
得肺脈。夏得腎脈。秋得心脈。冬得脾脈。所謂逆四時者。春
其至皆懸絕。沉澹者。命曰逆四時也。病形已成。乃欲
用微鍼以治其外。湯液以治其內。此粗工者。兗兗然以
為可攻。殊不知舊病未已。而新病又起矣。此後世治病

之失其法者如此。

帝曰。願聞要道。歧伯曰。治之要極。無失色脉。用之不惑。治之大則。逆從到行。標本不得。亡神失國。去故就新。乃得真人。帝曰。余聞其要于夫子矣。夫子言不離色脉。此余之所知也。歧伯曰。治之極于一。帝曰。何謂一。歧伯曰。一者因得之。帝曰。奈何。歧伯曰。閉戶塞牖。繫之病者。數問其情。以從其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帝曰。善。到當作倒。塞入声。數音。勿失。岐伯曰。生神之理。與此義同。

此詳言治法。以色脉為要之極。而其要之一。唯在于得神而已。神者。病者之神氣也。

湯液醪醴論第十四

內有湯液醪醴
故名篇

黃帝問曰。爲五穀湯液及醪醴。奈何。歧伯對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堅。帝曰。何以然。歧伯曰。此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伐取得時。故能至堅也。

此言爲湯液醪醴者。必有取於稻米稻薪也。蓋稻米生於陰月。成於陽月。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其性至完。稻薪採之以冬。故其性至堅。所以制爲湯液醪醴也。

帝曰。上古聖人作湯液醪醴。爲而不用。何也。歧伯曰。自古聖人之作湯液醪醴者。以爲脩耳。夫上古作湯液。故爲而弗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萬全。帝曰。今

之世不必已何也岐伯曰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中鏡

石鍼艾治其外也

鏡沮衛反藏氣法時論云毒藥攻邪靈樞九鍼論第一曰鏡鍼

此言上古聖人制湯液醪醴以爲脩然無邪則不必服

中古則邪氣時生故服之萬全後世則邪氣太甚非毒藥鍼灸以治之不可也然後世有用醪醴者入之以藥而上古之醪醴乃以五穀成之其性頗醇故不能治後世之邪所謂世代漸遠而治法漸加也

帝曰形弊血盡而功不立者何岐伯曰神不使也帝曰何謂神不使岐伯曰鍼石道也精神不進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今精壞神去榮衛不可復收何者嗜欲無窮而憂患

不止精氣弛壞榮泣衛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立功哉

此承上文而言鍼法之不能立功者以病者之不能有神也。蓋病者嗜欲無窮而憂患不止精神志意精氣營衛皆非其故故其神已去而病不能愈。安望鍼法之能立功哉。

帝曰夫病之始生也極微極精必先入結于皮膚。今良工皆稱曰病成名曰逆則鍼石不能治良藥不能及也。今良工皆得其法守其數親戚兄弟遠近音聲日聞于耳五色日見於目而病不愈者亦何暇不旦乎。岐伯曰病爲本工爲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此之謂也。

上文言病者之神至于去固不可愈而此又言始時病
工之不得宜其病至于成也帝嘆凡病始生雖極精微
難以測識然必先入于皮膚當是之時何弗之察至今
病成而良工稱之曰病成又名之曰逆則鍼石良藥不
能及已且此良工者素能得法守數與病之至親日遂
聞聲見色亦何不早治而使病之至于斯也伯言病非
遽至于成也蓋病者爲本醫工爲標始時醫工不得病
者之情如本篇嗜欲無窮之謂病者不得醫工之能如
前篇不本四時等義之謂所以邪氣不服而病至于成
也由此觀之則病者不可不預而醫者不可不慎不慮

其始而徒悔於終。奚益哉。

帝曰其有不從毫毛生而五藏陽以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獨居。孤精于內。氣耗于外。形不可與衣相保。此四極急而動中。是氣耗于內而形施于外。治之奈何。岐伯曰平治於權衡。去死陳莖。是以微動四極。溫衣。繆刺其處。以復其形。開鬼門。潔淨府。精以時服。五陽已布。陳滌五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氣乃平。帝曰善。以已同音到

此帝承上文而舉病成一證者問之。伯遂以治法爲對也。陽者衛氣也。郭皮膚也。人以皮膚爲郭。猶以外城爲郭也。魄肺神也。四極四支也。平治權衡察脉之輕重浮

沉也。死積也。陳莖。陳草也。邪氣之在人身。猶草莖之陳積也。開鬼門。發汗也。潔淨府。利水也。五陽。五藏皆有陽氣也。巨氣。大氣也。卽正氣也。帝言病有不從毫毛而生。非由于外。而生于內。五藏陽氣皆已竭盡。津液充溢皮膚。發爲腫脹。靈樞經論云。衛氣逆爲腫。上攻于肺。肺神獨居。是孤精在內。而陽氣耗散于外。形體軟弱。不可與衣相保。四支脹急。中氣喘促。邪氣入內。以與正氣相拒。腫脹之形。施張于外。宜何法治之。伯言當察其脉之浮沉。如權衡然。浮則在表。宜汗。沉則在裏。宜泄。如去菟積之陳莖。又微動四支。以導引之。溫煖其衣。以流通之。疹

刺其處以復其形體。蓋經脉滿則絡脉溢。絡脉溢則繆
刺之以調其經脉。如繆刺論之所云也。開鬼門以發其
汗。潔淨府以利其水。使五藏之精漸以時服。五藏之
陽漸以宣布。正以疎滌五藏。故邪氣去而精自生。形自
盛。骨肉相保。巨氣乃平也。非由邪氣之去。何以致正氣
之復哉。是證也。其靈樞水脹論五癃津液篇之所謂水
脹歟。

玉版論要篇第十五

篇內有著之玉版及至數之要其末云論要畢矣故名篇靈樞

經亦有玉版必同著之玉版也

黃帝問曰。余聞揆度奇恒所指不同。用之奈何。歧伯對曰。

揆度者。度病之淺深也。奇恆者。言奇病也。請言道之至數。
五色脉變。揆度奇恆。道在於一。神轉不回。回則不轉。乃失
其機。至數之要。迫近以微。著之玉版。命曰合玉機。度之至數。真藏論云。帝曰。吾得脉之大要。天下至數。五色脉變。揆度奇恆。道在於一。神轉不回。回則不轉。乃失其機。至數之要。迫近以微。著之玉版。藏之藏府。每日讀之。名曰玉機。此篇用四字。彼從地義。請參看。

此因帝疑經旨之異而深明其道之一也。五色脉變瘵

度奇恒俱古經篇名。

者。度病之淺深也。奇。

者言奇病也所謂奇者使奇病不得以四時死也所謂按者方切求之也言切求其脈經

試言道之至數。凡五色脉變揆度音

恒其經雖異而其道則歸于一者何也以人之有神也。前篇移精變氣論有得神者昌。湯液醪醴論有神去之而病不愈。八正神明論有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慎。養上古天真論有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則知神者人之主也。有此神而運轉于五藏必不至於有所回回者。却行而不能前也。設有所回必不能運轉矣。此乃自失其機也。是可見機在于神。要在乎機。故至數之要。至迫至近。至精至微。吾將此數語而著之玉版。命之曰合玉機。蓋玉機真藏論亦載此數語。故曰合玉機也。容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其色見淺者。湯液主治。七日

已其見深者。必齊主治。二十一日已其見大深者。醪酒主
治。百日已色。天面脫不治。百日盡已。脉短氣絕死。病溫虛
甚死。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上爲逆。下爲從。女子右爲
逆。左爲從。男子左爲逆。右爲從。易重陽死。重陰死。陰陽反
他。活。在權衡相奪。奇恒事也。揆度事也。齊後世作斷生陰陽惠象大論作年
上文言五色脉變。合揆度奇恒。而道在于一矣。此節以
五色之變者。而極言之。止人察色。見於上下左右。部者
各在其要。處爲宜。其色見淺者。病未深也。用湯液以治
之。十日可已。據湯液醪醴論。則此湯液者。乃五穀所爲。
非如後世之湯藥也。其見深者。病勢深也。必用藥劑以

治之二十一日可已。藥劑者如移精變氣論治以草薢

草薢之枝者是也。其見大深者病勢深也。必用膠酒以

治之。百日可已。膠酒者入藥于酒中。如後中論有難矢中其間有顏色沉

天而面肉已脫者不治。然雖曰不治。期在百日之盡。則

其命斯決也。蓋脉短氣絕者必死。病溫虛甚者必死。故

知其百日盡而必死也。所謂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

者。正以色見于上。病勢方炎。故為逆。色見於下。病勢已

衰。故為從。靈樞五色篇云其色上行者病益其色下行如雲散者病方已。女子色見

于右。則女子屬陰。而右亦屬陰。是為獨陰也。故為逆。若

在于左。則陽以和陰。豈非從乎。男子色見于左。則男子

屬陽而左亦屬陽是為獨陽也故曰逆若在于右則陰以和陽豈非從乎又何也男子色見于左乃重陽也故曰死女子色見于右乃重陰也故曰死此陰陽相反而作此病治法在于察其脉之浮沉如權衡然以相奪之正奇恒揆度二篇之事也陰陽應象大論云陰陽反作病之逆從也正此之謂歟按色見上下左右男女六分大義蓋偏于氣者五色篇搏脉痺癢寒熱之交脉孤為消氣虛泄為奪血孤為逆虛為從行奇恒之法以太陰始行所不勝曰逆逆則死行所勝曰從從則活八風四時之勝終而復始逆行一過不復可數論要畢矣

此節又以五脉之變者而極言之。脉之搏擊於手者乃

曰痺。曰蹇。曰寒熱之交。則有此脉來現也。脉之有陰而

無陽。有陽而無陰者。孤脉也。有陰而無陽者。為衛氣消

有陽而無陰者。為營氣消。脉之虛者。而有泄。證乃為奪

血也。蓋血乃陰類。泄雖非血。而血從此虛。故曰奪血。

管衛主會篇云血之與氣異名同類然孤者為偏勝。是為逆。虛者猶可補

是為從。凡欲行奇恒篇之法。自太陰始。蓋氣口成寸。以

決死生。故當于此部而取之。五行之剋我者。為所不勝。

也。行所不勝者。是為逆。逆則死。如木部見金脉。金部見火脉。火部見水脉。水部見土脉。土部見木脉。

見土脉。土部五行之我剋者。曰所勝。行所勝者。是為從。

如木部見土脉土部見水脉水部見火脉火部見金脉金部見木脉之類是也故八風

四時之勝。或行所不勝。或行所勝。皆終而復始。若逆行。

一過則行所不勝其病必死不必復數矣

前七節論診脉之要後六節論十二經之終故名篇

黃帝問曰。診要何如。岐伯對曰。正月二月天氣始方。地氣始發。人氣在肝。三月四月天氣正。地氣定。人氣在脾。五月六月天氣盛。地氣高。人氣在頭。七月八月陰氣始殺。人氣在肺。九月十月陰氣始冰。地氣始閉。人氣在心。十一月十二月水復。地氣合。人氣在腎。

此舉天氣地氣人氣而言之見人氣所在乃診家之至

要也。診視驗也。

診之為義所該者廣。有自診脉言者。如

然別論之謂陰陽應象大論有善診者方。正也。殺肅也。

察色按脉則所謂診者不止于脉而已。

方。正也。殺肅也。

伯言正二月者。寅卯月也。月建屬木。木治東方。天氣始

正。地氣始發。人氣在肝。以肝屬東方木也。三四月者。辰

巳月也。月建屬土。與火治東南方。天氣正方。地氣之發

者已定。人氣在脾。以脾屬土。而土又生火也。五六月者。

午未月也。月建屬火。火治南方。天氣已盛。地氣已高。人

氣在頭。頭屬南方火也。七八月者。申酉月也。月建屬金。

金治西方。天地之陽氣已下。陰氣已上。始皆肅殺。人氣

在肺。以肺屬西方金也。九十月者。戌亥月也。月建屬水。

陰氣始冰。地氣始閉。人氣在心。陽氣入藏也。十一月者。子丑月也。月建屬水。水治北方。水已復凝。地氣已合。人氣在腎。以腎屬北方水也。善診者。當以是為法矣。

故春刺散俞。及與分理。血出而止。甚者傳氣。間者環也。夏

刺絡俞。見血而止。盡氣閉環。痛病必下。秋刺皮膚。循理上

下同法。神變而止。冬刺俞。救于分理。甚者直下。間者散下。

春夏秋冬。各有所刺。法其所在。俞音庚。間去聲。冬刺俞。救于分理之。于字當作與字。

承上文而言。四時所診。既有定藏矣。而此遂言四時當

各有所刺也。甚者。病相剋為甚。傳其所勝也。如心傳肺。肺傳肝之。

類間者。間其所勝之藏。而傳于所生之藏也。如心當傳肺。今可其。

所勝之脾而傳其標本病傳論岐伯曰謹察間甚以意

調之間者并行甚者獨行蓋并者並也傳其所間而病

勢并行也獨者特也特傳其所勝也難經五十三難曰

生七傳者傳其所勝也即此所謂甚也問藏者傳其子也即此所謂間也春刺散俞及與分

理散俞者各經分散之穴也四時刺逆從論云春氣在

經脉此散俞者即經俞也以義推之春之經脉當在肝

膽經也分理者亦肝膽經之分理也分理者紋理也肝

之經穴在中封穴膽之經穴在陽輔穴候至血出而止

鍼其病之甚者則氣本傳于所勝而至此不傳間藏而

傳之者則環時而病已矣夏刺絡俞以義推之當在

心與小腸之絡穴也。心之絡穴在通里。或心包絡絡穴在間使。小腸絡穴在支正也。見血而止鍼。邪氣已盡。周時穴閉。痛病自然下矣。秋刺皮膚。四時刺逆從論云。秋氣在皮膚。水熱穴論云。取俞以瀉陰邪。取合以虛陽邪。以義推之。肺經之俞在太淵。大腸之合在合谷也。循其皮膚之分理。上下同法。候其神變。于未刺之先而止鍼矣。冬刺俞。竅與分理。蓋腎與膀胱之俞。竅分理也。四時刺逆從論云。冬氣在骨髓。正以腎主骨也。其病之甚者。當水尅火。腎傳心也。卽直下其鍼以深取之。其病之間者。當腎傳肝也。乃散布其鍼以淺刺之。則病自愈。

矣。凡此春夏秋冬各有所刺。正以法其人氣之所在。以

爲刺耳。

按此節本云春夏秋冬法其所在。則此節當本上節來。

春刺夏分。脉亂氣微。入淫骨髓。病不能愈。令人不嗜食。又
且少氣。春刺秋分。筋變逆氣。環爲欬嗽。病不愈。令人時驚。
又且哭。春刺冬分。邪氣着臧。令人脹。病不愈。又且欲言語。
此舉春時所刺者。不能法其所在。而反生他病也。春當
刺肝膽之散俞。分理矣。若刺夏分。則取心與小腸之絡
俞也。心主脉。故脉亂氣微。水受氣于夏。腎主骨。故邪氣
入淫骨髓。而前病不能愈。况心火微。則胃土不足。故不
嗜食。不嗜食。故少氣也。四時刺從逆論云。春刺絡俞。血

氣外溢令人少氣。若春刺秋分則取肺與大腸之皮
膚矣。木受氣於秋。肝木主筋。故刺秋分則筋攣也。肺主
氣。故氣逆旋爲咳嗽而前病不能愈。況肝主驚。故時驚。
肺在聲爲哭。故又且哭也。若春刺冬分則取腎與膀
胱之俞。竅與分理矣。冬主陽氣內藏。故邪氣著藏。邪氣
內入。故令人脹。病不愈。火受氣于冬。心主言。故欲言語
也。四時刺逆從論云。春刺筋骨。血氣內著。令人腹脹。
夏刺春分。病不愈。令人解惰。夏刺秋分。病不愈。令人心
欲無言。惕惕如人將捕之。夏刺冬分。病不愈。令人少氣。時

欲怒。

解憊同
憤憤同

此舉夏時所刺者。不能法其所在。而反生他病也。夏當
刺心與小腸之絡俞矣。若夏刺春分。則取肝膽之經穴
也。肝養筋。肝氣不足。故筋力懈惰。四時刺逆從論云。夏
刺經脉。血氣乃竭。令人懈惰。夏刺秋分。則取肺與大
腸之皮膚矣。肺氣不足。故病既不愈。又令人心欲無
言。惕惕如人將捕之。蓋虛之甚故也。夏刺冬分。則取
腎與膀胱之俞竅與分理也。腎水洩而心火炎。病既不
愈。元氣衰少。火氣內熾。來助母氣。時欲怒也。四時刺逆
從論云。夏刺筋骨。血氣上逆。令人善怒。
秋刺春分。病不已。令人惕然。欲有所爲。起而忘之。秋刺夏

分病不已。令人益嗜卧。又且善夢。秋刺冬分病不已。令人洒洒時寒。

此舉秋時所刺者。不能法其所在。而反生他病也。秋當刺肺與大腸之皮膚矣。若秋刺春分。則取肝膽之經穴也。肝氣不足。病不能已。令人惕然。欲有所爲。起而忘之。四時刺逆從論云。秋刺經脉。血氣上逆。令人善忘。若秋刺夏分。則取心與小腸之絡俞也。病既不已。心氣益少。脾氣亦孤。令人嗜卧。心主夢。故又且善夢也。四時刺逆從論云。秋刺絡脉。氣不外行。令人卧不能動。若秋刺冬分。則取腎與膀胱之俞竅。與分理也。病既不已。陰

氣上升。故令人洒洒時寒。四時刺逆從論云。秋刺筋骨。血氣內散。令人寒慄。

冬刺春分。病不已。令人欲卧。不能眠。眠而有見。冬刺夏分。病不愈。氣上發。為諸痺。冬刺秋分。病不已。令人善渴。眠而有見之而當作如。

此舉冬時所刺者。不能法其所在。而反生他病也。冬當刺腎與膀胱之俞。竅與分理矣。若冬刺春分。則刺肝膽之經穴也。病既不愈。肝氣衰少。故令人欲卧。而卧時又不能眠。雖至眠時。如有所見也。四時刺逆從論云。冬刺經脉。血氣皆脫。令人目不明。若冬刺夏分。則取心與

小腸之絡俞也。病既不愈。而脉氣發洩。諸痺當發。四時刺逆從論云。冬刺經脉。血氣外洩。留爲大痺。若冬刺秋分。則取肺與大腸之皮膚也。病既不愈。而肺氣不足。令人火燥而善渴也。四時刺逆從論云。冬刺肌肉。陽氣竭絕。令人善渴。

凡刺胃腹者。必避五藏。中心者環死。中脾者五日死。中腎者七日死。中肺者五日死。中鬲者。皆爲傷中。其病雖愈。不過一歲必死。刺避五藏者。知逆從也。所謂從者。鬲與脾腎之處。不知者反之。刺胃腹者。必以布微著之。乃從單布上刺。刺之不愈。復刺。刺鍼必肅。刺腫搖鍼。經刺勿搖。此刺之

道也。中去声。微當作惕。布巾也。著着同。

此言刺不避五藏者。各有死期。而遂指刺胃腹者。有法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凡刺胃腹者。必當避之。苟不避之。則中心者環死。蓋心為君主之官。故其死最速。當周環一日之時而死也。刺禁論云。一日時刺逆從論與此同。此篇開刺中肝死。日刺禁論云。中肝者五日死。其動為語。四時逆從論亦同。中脾者五日死。蓋以五乃土之生數也。刺禁論云。中脾十日死。蓋以十為土之成數也。四時逆從論同。中腎者七日死。蓋六乃水之成數。成數既畢。當至七也。刺逆從論云。中腎六日死。其動為噦。四時中肺者五日死。蓋四乃金之生數。生數既畢。當至五日而死。

也。禁刺論云：中肺三日死。其動爲欬。三。中。當作五。字之訛也。四時刺逆從論同。中鬲者，皆爲

傷中。蓋人之有鬲，前齊鳩尾，後齊十一椎，所以遮隔濁氣，不使上薰心肺也。心肺居于鬲上，腎肝居于鬲下，而脾則居于鬲中，故五藏之氣同受鬲氣。今鬲既受傷，則五藏之氣互相剋伐，其病雖暫時得愈，猶誤傷其中，不過一歲而死矣。凡刺五藏者，在乎知其順逆也。所謂順者，知鬲與脾腎有上中下之異處，不知者反之，所以謂之逆耳。且凡刺胃腹者，自有其道，必以布爲檄，檄者巾也。着之胃腹之間，乃從單布上刺，蓋不欲深入也。刺之愈者，可以止鍼。若刺之不愈，則復刺之。況刺鍼者，其志

當肅。卽寶命全形篇所謂深淺在志。遠近如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者是也。其刺腫者。必推其鍼以出大膿血故也。若非腫而刺經脉者。勿提其鍼。以經氣不可泄也。此乃刺鍼之道耳。

帝曰。願聞十二經脉之終。素何岐伯曰。太陽之脉其終也。戴服反折瘻。其色白。絕汗乃出。出則死矣。此下五節出靈樞終始篇

此以下詳十二經脉終時之狀。而此一節則先以太陽之終者言之也。足太陽之脉起于目內眥。上額交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俠脊抵腰中。其支別者下循足至小指外側。手太陽之脉起于手小指之端。循臂

上肩入缺盆其支別者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外眥故
太陽之終也戴眼謂睛不轉而仰視也反折瘈瘲謂手
足身體反張而或急為瘈或緩為瘲其色則白足太陽
之水主黑手太陽之火主赤其二色不見而色止白也
絕汗乃出謂汗暴出如珠而不復滲入也蓋至於絕汗
出而死矣觀末有十二經之所敗一句故每節當以手足經釋之
少陽終者耳聾百節皆縱目繫絕系一日半死其死
也色先青白乃死矣

此舉少陽之終者言之也足少陽之脉起於目銳眥上
抵頭角下耳後其支別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

少陽之脉其支別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故終則耳聾少陽主筋故終則百節皆縱其目之系則絕靈大惑篇岐伯曰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于目而為之精精之窠為眼目之精為瞳子筋之精為黑眼血之精為絡其氣之精為口眼肌肉之精為約束聚散筋骨血氣之精而與脉并為系上屬于腦後出于項中今日目眾者猶俗云眼圓也其所謂蓋至於系絕而一日半則死且其死也色必青白以金木相薄也

陽明終者口目動作善驚妄言色黃其上下經盛不仁則終矣

此舉陽明之終者言之也足陽明之脉起于鼻交額中下循鼻外上入齒中還出俠口環唇下交承漿却循頤

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
顙。其支別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兩手
陽明之脉。起于手次指之端。循臂。至肩上。出于柱骨之
會上。下入缺盆。絡肺。其支別者。從缺盆。上頸貫頰。下入
齒中。還出俠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俠鼻孔。故終
則口耳動作。胃病。則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又
罵詈。不避親疎。故善驚。妄言也。黃者。上色也。上謂手脉
下。謂足脉。經盛。謂面目頸頤足肘腕脛皆躁盛而動也。
不仁。謂不知痛痒也。此皆氣竭之徵。故終也。
少陰終者。面黑齒長而垢。腹脹閉。上下不通而終矣。

此舉少陰之終者言之也。手少陰氣絕則血不流。足少陰氣絕則骨不栗。血漸枯則皮毛死。故面色如漆而不赤。骨不栗則斷。上宣故齒長而積垢。手少陰之脉起于心中。出屬心系。下鬲絡小腸。足少陰之脉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故其終則腹脹閉而上下不通也。

太陰終者。腹脹閉不得息。善噦。善嘔。嘔則逆。逆則面赤。不逆則上下不通。不通則面黑。皮毛焦而終矣。

此舉太陰之終者言之也。足太陰之脉從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鬲。手太陰之脉起于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鬲屬肺。惟其屬脾絡胃。還循胃口。故腹脹閉。

不得息而爲噫爲嘔。且其嘔則氣逆而上行。故面色赤。不嘔則不逆。不逆則上不通而下亦閉。故上下不通。足太陰之脉支別者。從胃別上鬲。注心中。故心氣外燔。則皮毛焦而終也。

厥陰終者。中熱。嗇乾。善溺。心煩。甚則舌卷。咽上縮而終矣。此十二經之所敗也。按靈樞經脉篇有十二經氣絕當參看

此舉厥陰之終者言之也。足厥陰之終。循臍上。臍結於莖。其正經入毛中。過陰器。上抵小腹。俠胃。循喉嚨之後。上入頰頰。手厥陰之脉起于胃中。出屬心包。故終則中熱。嗇乾。善溺。心煩也。靈樞經脉篇云。肝者筋之合也。筋

者聚於陰器而脉絡於舌本故甚則舌卷卵上縮而終也若此者十二經皆至于敗故其死也宜矣

脉要精微論篇第十七

此篇論診脉之要至精至微故名篇

黃帝問曰診法何如歧伯對曰診法常以平旦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脉未盛絡脉調勻氣血未亂故乃可診有過之脉

此以診脉之時候言之也陰氣者營氣也陽氣者衛氣也經脉者十二經脉氣之行如手太陰自中府以至少商之類絡脉者十五絡穴如手太陰以列缺爲絡之類靈樞口問篇歧伯曰陽氣盡陰氣盛則目瞑陰氣盡而

陽氣盛則寤矣。惟平旦之時。則夜盡方晝。營氣隨宗氣以行經隧者。寤後而未動。陽氣之出精明穴而行陽經者。方寤而未散。飲食猶未進。而胃氣尚靜。經脉則未盛。以諸經之脉未淖也。絡脉則調勻。以絡脉未甚旁行也。氣血則未亂。以事未甚擾也。故乃可診有過之脉。蓋人之有病。如事之有過。誤故曰有過之脉。全經倣此。切脉動靜。而視精明。察五色。觀五藏。有餘不足。六府強弱。形之盛衰。以此參伍。決死生之分。

此以診脉之要訣言之也。凡切脉者。當視脉之動靜矣。而尤當視精明。察五色。蓋精明者。指神氣也。移精變氣。

論有得神者昌。湯液醕醑。論有神去之而病不愈。玉版

論有神轉不回。則神氣精明。不于昏沉者。最爲診法

之要耳。

按王註以精明爲足文。經之精明穴。但此穴朱足以觀人。以此法爲覆目。則可良曰下文所

以視萬物。別黑白等語。觀之則主目言爲地。蓋精非生神氣言。舍目亦無以見之。況未云則精衰矣。豈精衰之

精尚可以穴言乎。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遠也。其五色亦所當

兼察也。五藏有有餘不足。六府有強弱形有盛衰。皆當

有以觀之。以此數者而參伍焉。則死生之分決矣。

夫脉者血之府也。長則氣治。短則氣病。數則煩心。大則病

進。上盛則氣高。下盛則氣脹。代則氣衰。細則氣少。瀋則心

痛。渾渾華至如涌泉。病進而色弊。縣縣其去如弦絕。死。數

此以診脉之脉體言之也。府者聚也。言血之多少。聚于經脉之中。故脉爲血之府也。脉長則氣治。以氣足。故應手而長。脉短則氣病。以氣滯。故應手而短。脉來六至爲數數。則火盛而煩心。脉來洪盛爲大。大則邪盛而病進。上者寸也。寸盛者爲氣居于高。下者寸之下。卽關也。下盛者爲氣脹于中。脉來中正。不能自還者爲代。代則正氣已衰。故不能自還也。猶人負重。以至中途而力乏不前。欲求代于人者耳。脉來細細如絲者曰細。細則正氣已少。故脉息細微也。脉來如刀刮竹而往來甚難者曰

濟。濟則心血不足。而有時作痛也。然則氣病氣高氣脹之氣邪氣也。邪氣合內傷外感而皆有之。氣衰氣少之氣皆正氣之衰也。煩心病進心痛者皆病也。止氣治爲無病耳。不唯是也。脉之四五至者爲平。脉氣渾渾而濁亂其革至如湧泉出而不返。蓋六至已上之脉也。其病當進。其色當熒。與前大爲病進者相類也。又有不足而脉氣綿綿。至微至細。蓋三至已下之脉也。甚則去如弦之斷絕。不復再來。此皆死脉之候也。

夫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鵝羽。不欲如鹽。青欲如蒼壁之澤。不欲如藍。黃欲如羅

衆雄黃不欲如黃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也。蒼。五色精
微象見矣。其壽不久也。夫精明者。所以視萬物。別白黑審
短長。以長爲短。以白爲黑。如是則精衰矣。白當作烏。音招。重平聲。
此卽復以精明五色之義中之也。夫五色以精明爲主。
精明由五色見之。故精明五色者。乃吾人之正氣精華
也。故赤欲如帛裹朱。色赤而明潤。不欲如赭。蓋赭則赤
帶焦黑矣。白欲如鵞羽。色白而明潤。不欲如鹽。蓋鹽則
白帶雜暗矣。青欲如蒼壁之澤。色青而明潤。不欲如藍。
蓋藍則青帶沉晦矣。黃欲如羅。雄黃色黃而明潤。不
欲如黃土。蓋黃土則黃帶沉滯。夫黑欲如重漆色。黑而

明潤不欲如地蒼。蓋地蒼則黑帶沉滯矣。曰赭曰鹽曰藍曰黃土曰地蒼皆五色之精微不足氣象所見其毒當不久也。觀五色如此觀精明何如。夫人之精明者其神在目。所以視萬物。別黑白審長短。若以長爲短以白爲黑則人之精氣衰矣。故凡觀其五色者必觀其精明也。

五藏者中之守也。中盛藏滿氣勝傷恐者聲如從室中言。是中氣之濕也。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也。衣被不斂言語善惡不避親疎者此神明之亂也。倉廩不藏者是門戶不要也。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得守者生失守

者死

此言五藏爲身之守而失守則死也。夫五藏在人乃爲中之守也。今腹中甚盛藏氣脹滿氣勝而喘善傷于恐其聲如從室中所言混濁難聞是乃中氣之濕所致也。肺脾腎三言之所發者本非終日之久而聲不接續言藏失守而復言者此乃正氣之奪也。肺藏衣被不知飲束言語失守善惡不避親疎者此乃神明之亂也。蓋心爲君主之官神明出焉非神明之亂必不至是矣。心藏脾胃爲倉廩失守之官而魄門則其所出之門戶也。魄門者肛門也。今倉廩不藏而竟從下洩是其門戶不能禁要也。脾藏膀胱失守

爲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乃能出矣今水泉下注而
不止是膀胱不能藏耳腎藏凡若此者蓋五藏在内而
得守則不至有已前諸證而爲生唯五藏在内而失守
故有已前諸證而至死矣

夫五藏者身之強也頭者精明之府頭傾視深精神將奪
矣背者胸中之府背曲肩隨府將壞矣腰者腎之府轉搖
不能腎將憊矣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則僂俯筋將憊
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則振掉骨將憊矣得強則生
失強則死憊敗去聲

此言五藏爲身之強而失強則死也夫五藏在人乃爲

中之強也故頭爲諸陽之首七竅之會實吾人精明之

府也今頭傾視深精神將奪矣

五藏失強

胸在前背在後而

背懸五藏實爲胸中之府今背曲肩隨胸中之府將壞

矣

五藏失強

腎附于腰之十四椎間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

半故腰爲腎之府今腰間轉搖不能正以兩腎將憊病

應有如是也

腎失強

膝者筋之府故筋會于陽陵泉今屈

伸不能行則倭俯正以筋將憊壞病應有如是也

肝筋失強

骨者髓之府而髓爲骨中之脂今不能久立行則振掉

正以骨將憊壞病應有如是也

腎失強

凡若此者蓋五藏

在內而得強則不至有已前諸證而爲生唯五藏在內

而失強故有已前諸證而至死矣

岐伯曰反四時者有餘爲精不足爲消應太過不足爲精
應不足有餘爲消陰陽不相應病名曰關格

應平

此舉關格之脉言之也靈樞禁服篇言春夏人迎微大
秋冬寸口微大名曰平人若反四時者如春夏之時人
迎當有餘而反不足氣口當不足而反有餘是氣口有
餘爲精六陰經之陰氣無有所傷也人迎不足爲消六
陽經之陽氣真有所消也又如秋冬之時氣口當有餘
而反不足人迎當不足而反有餘是人迎有餘爲精六
陽經之陽氣無有所傷也氣口不足爲消六陰經之陰

氣真食所消也。蓋春夏人迎應太過也。今春夏而使氣口為精。秋冬氣口應太過也。今秋冬而使氣口為精。是使不足者反為精也。春夏氣口應不足也。春夏而使
人迎為精。秋冬人迎應不足也。今秋冬而使氣口為精。是使有餘者反為消也。乃陰經陽經各不相應。病名曰關格。靈樞終始經脈五色禁服四時氣等篇之前關格而皆指之為死不治者。宜也。大義具見第一卷六節藏象論未節中王註云無所解並不明此義耳

帝曰。脉其四時動奈何。知病之所在奈何。知病之所變奈何。知病乍在內奈何。知病乍在外奈何。請問此五者可得

論平遠曰請言其與天運轉大也萬物之外六合之內
天地之變陰陽之氣彼春之暖為夏之暑彼秋之忿為冬
之怒四變之動脉與之上下以春應中規夏應中矩秋應
中衡冬應中權是故冬至四十五日陽氣微上陰氣微下
夏至四十五日陰氣微上陽氣微下陰陽有時與脉為期
期而相失知脉所分分之有期故知死時微妙在脉不可
不察察之有紀從陰陽始始之有經從五行生生之有度
四時為宜補瀉勿失其天地如一得一之庸以知死生是
故聲合五音色合五行脉合陰陽按彼春之暖四句又見至真要大論五中景傷

論

引之

此帝欲以脉知五者。伯言當法天之四時陰陽五行而已。上文言反四時者。為闕格。故帝以脉動四時為問。及病在何經。病分內外。皆欲知之。伯言吾人之脉。不外乎四時。而四時不外乎五行。五行不外乎陰陽。陰陽不外乎天運而已。彼萬物之外。即六合之內也。皆由于天地之變。陰陽之應。故當春而氣煖。至夏則不止于煖。而為暑矣。當秋而氣忿。至冬則不止于忿。而為怒矣。蓋四時有變。而吾人之脉。特隨之。而上下耳。上下者。浮沉也。正以春時之脉。其應如中乎規。規者。所以為員之器也。春脉軟弱。輕虛而滑。如規之象。員活而動。故曰春應中規。

也。時之脉其應如中平矩。矩者所以爲方之器也。夏脉洪大滑數如矩之象。方正而盛。故曰夏應中矩也。秋時之脉其應如中平衡。秋脉浮毛輕濇而散如衡之象。其取在平。故曰秋應中衡也。冬時之脉其應如中平權。冬脉如石。蕪沉而滑如權之象。其勢下垂。故曰冬應中權也。若是者何也。蓋以冬至四十五日以後乃小寒大寒以至立春也。陽氣漸上陰氣漸下。惟陽氣漸上故在春爲煖而漸至于夏則爲暑。春脉之所以中規。夏脉之所以中矩者有由然矣。夏至四十五日以後乃小暑大暑以至立秋也。陰氣漸上陽氣漸下。惟陽氣漸下故在

秋爲忿而漸至于冬則爲怒。秋脉之所以中衡。冬脉之所以中權者。有由然矣。陰陽有時。與脉之上下有期。期有不同。知脉有四時之分。分有期。知脉有死生之時。微妙在脉。不可以不察也。察之有紀。從陰陽之氣而始。始之有經。從五行之配而生。生之有度。四時各有所宜。用鍼者能補瀉隨時而勿失。與天地陰陽升降之氣合而爲一。則得此一者之情。可以知死生矣。惟人身能合天之陰陽也。故聲合五音。色合五行。脉合陰陽。何者而非一理以貫之哉。

是知陰盛則夢涉大水。恐懼。陽盛則夢大火燔灼。陰陽俱

盛則夢相殺毀傷。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飽則夢眠。
甚饑則夢取。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哭。短蟲多則夢
聚眾長蟲多則夢相擊毀傷。此篇論夢樞活和發夢篇
大有陰氣壯周官六夢列于開經正
為有陰氣壯等六夢列于開經正

此承上文而言人身之有夢亦不外乎陰陽而已。是故
五藏為陰而陰之邪氣盛則夢涉大水恐懼六府為陽
而陽之邪氣盛則夢大火燔灼。陰陽應象大論曰水為
陰火為陽故夢必各從
其若藏府之邪皆盛則陰陽相爭其夢主于相殺毀傷
邪氣盛于上則夢飛邪氣盛于下則夢墮甚飽則夢以
物與人以其有所餘也甚饑則夢取人之物以其有不

足也。肝在志爲怒。故肝氣盛則夢怒。肺在志爲哭。故肺氣盛則夢哭。蟲之短者。勢不相爭。故短蟲多。但夢聚衆焉耳。蟲之長者。力必相角。故長蟲多。則夢相擊毀傷矣。此皆人身之陰陽。有合于天地萬物之陰陽。而諸夢有如是也。

是故持脉有道。虛靜爲保。春日浮。如魚之遊在波。夏日在膚。泛泛乎萬物有餘。秋日下膚。晝蟲將去。冬日在骨。蟄蟲周密。君子居室。故曰知內者。按而紀之。知外者。終而始之。此六者。持脉之大法。

此一節言持脉之法。正以答脉有四時之動也。是故持

將有道當虛其心靜其志保守而無失春日脉體稍浮如魚之遊在波雖出而未全浮也夏日脉體上透于皮膚泛乎如萬物有餘洪大而易取也秋日脉體入于皮膚之下如欲蟄之蟲有將去之意冬日脉體在骨如已蟄之蟲深居周密君子于斯時也亦當居于室中而無煩擾耳故曰在內者人有此脉吾能按其脉而紀之有春夏秋冬之殊在外者人有五色吾能觀其色而驗之有始終生剋之異此春夏秋冬內外六者乃持脉之大法也

心脉搏堅而長當病舌卷不能言其與而散者當消環自

已

此以下六節。正以答知病所在四句之問。而此一節言心脉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心脉搏擊于手。而且堅且長。乃心經邪盛。當令人舌卷短而不能言也。蓋手少陰之脉。從心系上俠咽喉。故病如是耳。其脉若熨而散。則剛脉漸柔。當完一周日之時。而病自已矣。

肺脉搏堅而長。當病唾血。其熨而散者。當病灌汗。至今不復散發也。

此言肺脉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肺脉搏擊于手。而至堅且長。乃肺氣火盛。當病唾血。若脉漸熨而散。則喘非

唾血之甚也。特以汗出之際。與水灌湯。至使不復發。一發散之而病可已矣。

肝脉搏堅而長。色不青。當病墜。若搏。因血在脅下。令人喘逆。其奕而散。色澤者。當病溢飲。溢飲者。渴暴多飲而易入肌皮腸胃之外也。易去

此言肝脉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肝脉搏擊于手。而且堅且長。其色又不青。當病或墜或搏。因血積于脅下。令人喘逆不止也。正以厥陰之脉布脅肋。循喉嚨之後。其支別者。復從肝別貫鬲。上注肺。今血在脅下。則血之積氣上薰于肺。故令人喘逆也。其脉若奕而散。其色澤者。

當病溢飲。蓋面色浮澤。是為中濕。血虛中濕。水液不消。故病溢飲。溢飲者。當渴之時。暴多飲水。而水不內消。故易入于肌皮。腸胃之外也。按諸脉則本經之氣。而色不
決勝也。諸藏皆言色而心
節不言色者。以病從内生也。

胃脉搏堅而長。其色赤。當病折髀。其栗而散者。當病食痺。此言胃脉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胃脉搏擊于指。而至堅且長。是胃氣虛極。母氣乘之。其色乃赤。若是者。當病折髀。蓋足陽明之脉。從氣衝下髀。抵伏兔。故病則髀乃如折也。其栗而散者。當病食痺。蓋胃陽明之脉。其支別者。從人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鬲。屬胃絡脾。故

食則痛悶為痺而氣不散耳。若一散之而病自已矣。
脾脉搏堅而長其色黃。當病少氣其栗而散也。不澤者當
病足。筋腫若水狀也。

此言脾脉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脾脉搏堅于指而至
堅且長則脾氣虛極其色之黃者外見然脾虛則肺無
所生故肺主氣者當少氣也。若脉與而散色不浮澤者
當病足筋浮腫若水腫之狀蓋色浮澤乃水腫之候。今
色不潤澤故若水狀而非真水也。足太陰之脉自上內
踝前廉上腠內循胛骨後交出厥陰之前上循膝股內
前廉入腹故病足筋腫也。

腎脉搏堅而長其色黃而赤者當病折腰其與而散者當病少血至今不復也

此言腎脉有剛柔而病亦以與也腎脉搏堅于指而至堅且長其色黃而且赤是心脾干腎腎受客傷故病腰如折也若脉之與而散者當病少血蓋腎主水以生津液今腎氣不化故當病少血不能遽復也

帝曰診得心脉而急此為何病病形何如歧伯曰病名心疝少腹當有形也帝曰何以言之歧伯曰心為牡藏小腸為之使故曰少腹當有形也使去聲

此言脉有心疝之證也診得心脉而急其病名曰心疝

心氣有所積也。其病當在少腹。少腹者。小腹也。蓋以心與小腸為表裏。而心為陽中之少陽。乃壯藏也。小腸為心之使。則小腸既在少腹。故少腹當有形耳。

帝曰。診得胃脉。病形何如。歧伯曰。胃脉實則脹。虛則泄。帝曰。病成而變。何謂。歧伯曰。風成為寒。熱瘰成為消中。厥成為顛疾。久風為於泄。脉風成為癘病之變化。不可勝數。千反癘音顛數上入

此言胃脉之實者為脹。虛者為泄。而病之變化有為寒熱為消中。為顛疾。為癘泄。癘風等疾也。蓋胃為六府五藏之海。故脉之有餘者為實。其病當為脹。脉之不足者

為虛其病當為世及其病成而變化也。胃風而成則為

寒熱往來之疾。

生氣通天論曰因于露風乃生寒熱。

胃熱而成則為消中。

之疾。瘴者熱也。多食而瘦謂之消中。

大義見陰陽別論。

氣逆而

厥則為上瀕之疾。蓋氣升而上則頭顛眩暈。或時作痛。

者有之。胃中久風以肝氣內合而成之。則當食不化而

世利也。陰陽應象大論曰風氣通于肝。蓋惟肝經為能

感風而木來侮土。故病成于胃者如是也。脉中有風而

成當為癰風之證。風論云風寒客于脉而不去者曰癰

風。又曰癰風者有榮氣熱腐其氣不清。故使其鼻柱壞

而色敗。皮膚瘍潰。風寒客于脉而不去者是也。夫曰寒

熱曰消中。曰崩疾。曰飧泄。曰癘風。病之變化皆由于病成于胃。而至于不可勝數者如此。真與他經有不同也。帝曰。諸癰腫筋孿骨痛。此皆安生。岐伯曰。此寒氣之腫。八風之變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此四時之病。以其勝治之愈也。

此言癰腫筋孿骨痛之三者。有得病之由。治病之法也。陰陽應象大論云。寒傷形。形傷腫。故諸癰腫者。寒氣之所變也。靈樞九官八風篇云。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外在筋紐。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外在于骨。故八風之變。能使人筋孿骨痛也。然凡此

等之疾各以其所勝治之。如患東方之風則助金以勝木。患北方之風則助土以勝水之類。而病得愈矣。

帝曰：有故病五藏變動，因傷腠色，各何以知其久暴至之病乎？岐伯曰：悉乎哉！問也。徵其腠小色不奪者，新病也；徵其腠不奪，其色奪者，此久病也；徵其腠與五色俱奪者，此又病也；徵其腠與五色俱不奪者，新病也。

此言徵之腠色可以知有故病暴病之異也。故病者，卽下文之所謂久病也。暴病者，卽下文之所謂新病也。言欲知病有久新，必合腠與色而參論之。故徵其腠小小者虛也。面色則不奪，神氣如故，正以其暫時得病，顏色

無改。脉則一時之虛。所以謂之新病也。微其脉不奪。其色奪者。正以脉氣不奪。故能久延。而色則以病久而奪。所以謂之久病也。微其脉與五色俱奪者。必其病久所致。此亦謂之久病也。微其脉與五色俱不奪者。正以病日不久。故脉色俱全。此亦謂之新病也。由此觀之。則脉小色不奪者。雖曰新病。而脉病形不病。未必能易治也。若脉與五色俱不奪者。則新病之易愈者矣。脉與五色俱奪者。既曰久病。則病之難治者也。若形色奪而脉不奪。則久病之易愈者矣。

肝與腎脉並至。其色蒼赤。當病毀傷。不見血。已見血。濕若

中水也

中夫

此舉色與脉反者。而詳診其病之不同也。上文言病之新故。必以色脉而參之矣。至有色脉相反者。亦必細診而詳參可也。試以一端言之。假如肝之脉弦。脾之脉沉。則肝與腎脉並至。宜乎肝之色蒼。腎之色黑。其二色當並見也。今則見其蒼。不見其黑。而見其赤。有心血之義。參焉者。何也。須知肝脉而見肝色。必曾有悲怒。當病毀傷之疾。然見腎之沉脉。則色雖見赤。而必不見血也。若赤色不為徒見而已。曾見血。或口有所吐。或傷處亦有所出。則腎脉亦必不徒見。而中水而濕。必有之也。正以

沉脉屬水故耳。否則色與脉不寧無諸經之病。互見于其中乎。

尺內兩傍則季脇也。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內以候鬲。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膈中。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臍中。前以候前。後以候後。上竟上者。膺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

此言藏府之脉見之于各部者如此。尺內者。左右尺部也。尺內與季脇相近。季脇者。肋骨盡處也。其穴名章門。尺之外側。所以候腎。尺之內側。所以候腹中。腹中者。小

腹中也。附而上之。乃關脉也。左關之外。所以候肝。左關之內。所以候膽。右關之外。所以候胃。右關之內。所以候脾。又附而上之。卽寸部也。右寸之外。所以候肺。右寸之內。所以候胃中。左寸之外。所以候心。左寸之內。所以候膻中。大抵人身之脉。左手爲春爲夏爲東爲南爲前爲外。右手爲秋爲冬爲西爲北爲後爲內。左之寸口。卽人迎也。名曰前。前之所候皆胸之前膈。及膻中之事。右之寸口。卽氣口也。名曰後。後之所候皆背之後背。及氣管之事。凡脉推而升之。謂自尺而寸。乃上竟上也。所以候胸與喉中之事。凡脉推而下之。謂自寸而尺。乃下竟下

也。又候少腹腰股膝脛是中之事。其左右上下之脉各有所屬者如此。後世王叔和之脉其分部與此大同也。歟。

虛者陰不足。陽有餘。為熱中也。

凡脉之盛大者。即洪之脉。乃陽脉也。惟陰氣不足。陽氣有餘。故脉如此。其病當為熱中也。

來疾去徐。上實下虛。為厥顛疾。

凡脉之來者甚急。其去甚緩。蓋在上最實。故來自疾。上必形于表也。在下頗虛。故去自緩。下必形于裏也。其病當為厥疾。及顛疾焉。正以氣逆于上。及頂顛有疾。所以

來之甚速也。苟非病之在上，則去必不徐矣。

來徐去疾。上虛下實，為惡風也。故中惡風者，陽氣受也。

凡脉之來者，其緩其去甚速，蓋在上頗虛，故來自徐在下最實。故去自速。其病當為惡風證焉。正以人之感風者，陽氣受之。陽為表。今上虛則表虛，風必易感，故不得不惡風也。

有脉俱沉細數者，少陰厥也。

數音朔

沉細者，腎脉也。沉細而帶數，則腎經之氣厥逆也。故曰少陰厥也。以下文推之，其殆熱厥也。歟。據厥論之義，亦當為熱厥。

沉細數散者，寒熱也。

數音朔

上文言沉細數者。為少陰厥矣。然沉細數中。而脉有散。是者陰陽相干。故沉細者。陰脉也。數者。陽脉也。而復又

有散。此其所以為寒熱往來也。

脉浮為虛。散為無神。氣虛而神不足。故為頭眩而仆倒也。然浮主有風。則中風眩暈者。亦有之也。

諸浮不躁者。皆在陽。則為熱。其有躁者。在手。諸細而沉者。皆在陰。則為骨痛。其有靜者。在足。

此言脉有浮沉。當分陽經陰經。又卽其躁靜而辨手足也。言諸脉皆浮。而浮中不躁。其病當在足之陽經。蓋浮

爲陽。故屬陽經。而不躁爲陽中之陰。乃知其足也。惟浮爲陽脉。病當在表有熱。若浮而帶躁則爲陽中之陽。而火升于上。其病不在足經而在手經矣。諸脉皆沉細而沉細中不靜。其病當在手之陰經。蓋沉細爲陰。故屬陰經。而不靜爲陰中之陽。乃知其在手也。惟沉細爲陰脉。病當在裏骨痛。若沉細帶靜則爲陰中之陰。而寒入于下。其病不在手經而在足經矣。浮沉躁靜之間。乃陰陽手足之所由分者如此。

脉動一代者。病在陽之脉也。洩及便膿血。

脉以六至爲數。數動者爲陽脉。故病在陽經。脉代者爲

故腸胃當淺其便宜有膿血也

諸逆者切之。滿者陽氣有餘也。滑者陰氣有餘也。陽氣有餘爲身熱無汗。陰氣有餘爲多汗身寒。陰陽有餘則無汗而寒。

此言瀉滑之脉當知陰陽之有盛衰而其證亦以異也。凡人有病者如有過誤相似故曰過本篇上文曰故乃可診有過之脉。陽氣者衛氣也。陽經之氣亦曰陽氣。陰氣者營氣也。陰經之氣亦曰陰氣。滿者如刀刮竹而往來難。陰脉也。瀉脉見者乃陰氣之不足當知其陽氣之有餘。滑者指下如珠而往來盛陽脉也。滑脉見者乃陽

氣之不足當知其陰氣之有餘惟濇脉為陽氣之有餘
則火盛其身當有熱且陰氣不足故無汗耳惟滑脉為
陰氣之有餘則多汗且陽氣不足故身冷耳若濇滑兼
見而陰陽俱有餘則陽有餘為無汗陰有餘為身冷宜
二證皆見也按此節不分外感內傷皆然然工能于
後補內傷則先補而後治或補而後治則先治而
脉篇實傷虛補之義矣但源人迎感者為外感氣口盛
者為內傷不可
誤診而妄治耳
推而外之內而不外有心腹積也推而內之外而不內身
有熱也

此言脉之偏于表裏者其證異也舉指于皮膚之間推

之宜乎脉之浮也。但沉而不浮。則內而不外。是必
有積在內。故內而不外。如此按之于筋骨之間。宜
于脉之沉也。但浮而不沉。則外而不內。是必在表。身熱
而外而不內者如此。

而上之上而不下。腰足清也。推而下之下而不上。頭項
熱也。

此言脉之偏于上下者。其證異也。推而上之。以按其上
部。但脉止見于上部。而下部則無。則氣有升而無降。其
腰足必不足而清冷也。推而下之。以按其下部。但脉止
見于下部。而上部則無。則氣有降而無升。其頭項必不

是而痛也

甲乙經以上而不下作下而不上下而不上作上而不下始于文義不順與上文正相類

但神聖之語與後世不同不必以是為拘也

按之至骨脉氣少者腰脊痛而身有痺也

此言脉之按而無力者其病當在下也

痺之為義詳見痺論及靈樞經

天剛柔篇末二節之所謂寒痺也

平人氣象論篇第十八

詳論平人病人脉氣象故名篇

黃帝問曰平人何如歧伯對曰人一呼脉再動一吸脉亦

再動呼吸定息脉五動閏以大息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

也常以不病調病人醫不病故為病人平息以調之為法

上篇去声

八篇下篇

此三息五至之脉爲無病也。鼻中出氣曰呼，入氣曰吸。呼吸定息，總爲一息。言醫人一呼而彼脉遂再動一吸而彼脉遂再動，呼吸定息，脉遂五動，猶歲之有閏是閏以大息之脉，乃所謂一息五至也。如此者，名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蓋醫人一息則無病之人亦一息，所以知其脉之五動爲不病也。當以不病之人調彼有病之人。緣醫者自己已不病，故因彼病人乃平自己之息以調候之耳。此所以爲診法也。按人身之脉，總計一十六丈，行三寸一吸，行六寸一呼，行一丈一息。脉行八丈一尺，二百七十息，行十六丈二尺爲一周，一晝一夜計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八百一十丈爲五十周，卽一十六丈二尺之脉而積之也。見靈樞脉度五十營等篇。

人一呼脉一動一吸脉一動曰少氣

此言一息二至之脉為少氣自平脉之不及者言之也

一呼脉當再動而今止一動一吸亦當再動而今亦止

一動則一呼一吸總為一息之間止得二至而已脉訣

以二至為敗脉難經以為離經脉由正氣衰少故脉如

是也按人身一呼再動脉行三寸今日一動則脉行一

寸五分由一息三寸推之一萬三千五百息脉止

行四百五十五丈比平人減四百五十五丈所以為少氣也

人一呼脉三動一吸脉三動而躁尺熱曰病温尺不熱脉

滑曰病風脉濡曰痺

此言一息六至之脉為諸病自平脉之太過者言之也

呼脉當再動而今則三動一吸脉當再動而今則三

動則一呼一吸總爲一息爲六動矣脉訣以爲數脉難

經亦以爲離經脉是六至而躁躁者動之甚也王註以

躁按震懼終始禁服等篇有一倍而躁二倍而躁等語則躁本言脉不言病也今尺脉躁動當

尺有熱尺部者下部也主腎水不足其病爲溫若有躁

動之脉而尺部不熱其六至之脉帶滑則滑者卽前篇

陰氣有餘陽氣不足也陽氣不足當爲表虛而感風其

六至之脉帶濇則濇者卽前篇陰氣不足陽氣有餘也

陰氣不足當爲裏虛而成痺其脉病相應者如此

人一呼脉四動以上曰死脉絕不至曰死乍疎乍數曰死

平人之常氣稟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氣也。人無胃氣曰逆逆者死。

此舉三者之脉爲必死。以其無胃氣爲逆也。人一呼脉當再動。而今曰四動。則一吸脉當再動。而亦四動。所謂一息八至脉也。脉訣以八至爲脫脉。難經以爲奪精脉。且曰四動已上。則脉訣以九至爲死脉。十至爲歸墓脉。十一十二爲絕魂脉。故皆謂之曰死脉也。此則自五至以上之太過者言之耳。若脉絕不至。則一呼一吸。脉絕不來。正氣衰盡。故亦謂之曰死脉也。此則自五至以下之不及者言之耳。又有乍時而踈。脉不應指而來。乍時

而數脉或連指而來是乃胃氣不和正氣無主亦謂之
曰死也此則非太過非不及而脉之雜亂者耳蓋以平
人常時之脉氣必稟于胃氣而生人無胃氣則已上諸
脉見矣夫是之謂曰逆逆則知其爲死也

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無胃曰死胃而有
毛曰秋病毛甚曰今病藏真散于肝肝藏筋膜之氣也

此承上文人無胃氣曰逆故此下五節遂言五藏皆以
胃氣爲本而此一節則自肝脉而言之也春時肝脉必
主于弦然春有胃氣則脉斯微弦夫是之謂曰平微者
和也靈樞終始篇云邪氣來也徐而和若弦脉甚多而胃氣甚

少則弦而不微是不和也。肝藏當有病矣。幸而曰少止。謂之病。設止有弦脉。而全無胃氣。則當謂之死耳。夫曰弦多胃少。曰但弦無胃。皆自脉體之太過者言之也。有等有胃氣而毛脉兼見。是肺脉來見也。肺主秋。故病當見于秋。有等胃氣少而毛脉甚。是金來尅木也。肝主春。故病當見于今。皆自脉體之不及者言之也。何也。肝藏本有真氣。惟春則發于肝。肝藏筋膜之氣。故肝主木。木主春。肝主筋。筋病見于春。金匱真言論曰。是以知病之在筋也。

夏胃微鉤曰平。鉤多胃少曰心病。但鉤無胃曰死。胃而有

不曰冬病在裏曰今病裏通于心心藏五月之氣也

此以心脉之病言之也。夏時心脉必主于鉤。鉤者如木
盛下垂前曲後偃如操帶鉤者是也。然夏有胃氣則脉
斯微鉤。夫是之謂曰平。若鉤脉甚多而胃氣甚少則鉤
而不微是不和也。心藏當有病矣。幸而曰少。止謂之病。
設止有鉤脉而全無胃氣則當謂之死矣。夫曰鉤多胃
少曰但鉤無胃皆曰脉體之太過者言之也。有等有胃
氣而石脉兼見是腎脉來見也。腎主冬。故病當見于冬。
有等胃氣少而石脉甚是水來尅火也。心主夏。故病當
見于今。皆自脉體之不及者言之也。何也。心藏本有真

氣惟夏則通于心。心藏血脉之氣。故心主火。火主夏。心主血脉。血脉病見于夏。金匱真言論曰。是以知病之在脉也。

長夏胃微稟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代無胃曰死。稟弱有石曰冬病。弱甚曰今病。藏真濡于脾。脾藏肌肉之氣也。弱甚之弱也。當作石。

此舉胃脉之病言之也。長夏六月建未之月也。長夏屬土。胃亦屬土。故胃脉主土。主于長夏。長夏胃脉稟弱而又能微和。夫是之謂曰平。若弱脉甚多。而胃氣甚少。則弱而不微。是不和也。脾藏當有病矣。以脾與胃為表裏。

也。幸而曰少止，謂之病。設止有代，脉而且無胃氣，則當
諱之死矣。代者，脉來中止，不能自還，脾氣衰弱之甚也。
夫曰弱多胃少，曰但代無胃，皆自脉體之太過者言之。
也有等脉來，奕弱而至沉如石，以石主冬，脉故病當見
于冬。有等脉已如石，而石之又甚，是水來剋火，不能生
土也。胃主長夏，故病當見于今。皆自脉體之不及者言
之也。何也？脾藏本有真氣，惟長夏則通于脾，脾藏肌肉
之氣，故脾主土。土主長夏，脾主肌肉，肌肉病于長夏，金
匱真言論曰：是以知病之在肉也。

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無胃曰死。毛而有

弦曰春病。弦甚曰今病。藏真高于肺。以行營衛陰陽也。

此舉肺脉之病言之也。秋時肺脉必主于毛。輕虛似浮。謂之毛也。然秋有胃氣。則脉斯微毛。夫是之謂曰平。若毛脉甚多。而胃氣甚少。則毛而不微。是不和也。肺藏當有病矣。幸而曰少。止謂之病。設止有毛脉。而全無胃氣。則當謂之死矣。夫曰毛多胃少。曰但毛無胃。皆自脉體之太過者言之也。有等有毛脉。而又有弦脉。是肝脉來見也。肝主春。故病常見于春。有等毛脉少。而弦脉甚。則金來尅木也。肺主秋。故病常見于今。皆自脉體之不及者言之也。何也。肺藏自有真氣。惟秋則高于肺。肺行營

衛二氣陰陽諸經故肺脉寒而已前諸證因之也

冬胃微石曰平石多胃少曰腎病但石無胃曰死石而有鈎曰夏病鈎甚曰今病藏真下于腎腎藏骨髓之氣也

此舉腎脉之病言之也冬時腎脉必主于石如石之沉于水也然冬有胃氣則腎斯微石夫是之謂曰平若石脉甚多而胃氣甚少則石而不微是不和也腎藏當有病矣幸而曰少止謂之病設止有石脉而全無胃氣則當謂之死矣夫曰石多胃少曰但石無胃腎自脉體之太過者言之也有等有石脉而鈎脉兼見是心脉來見也心主夏故病當見于夏有等石脉少而鈎脉甚則火

盛生土。水受火土之邪。腎主冬。故病當見于今。皆自脉
體之不及者言之也。何也。腎藏本有真氣。惟冬則通于
腎。腎藏通骨髓之氣。故腎主水。水主冬。腎主骨髓骨節
病于冬。金匱真言論曰。是以知病之在骨也。

胃之大絡。名曰虛里。貫鬲絡肺。出于左乳下。其動應衣。脉
宗氣也。盛喘數絕者。則病在中。結而橫有積矣。絕不至曰
死。乳之下。其動應衣。宗氣泄也。數音

此承上文而言五藏皆以胃氣為本。故胃有大絡。其脉
氣不同。而病死亦異也。人但知十二經及腎任二經共
十五絡穴。以脾有公孫大包二絡故也。然脾以大包為

大絡而不知胃絡豐隆之外。亦有大絡曰虛里者。則不止于十五終。而當謂之十六絡矣。此虛里者。貫兩絡肺出于左乳之下。其脉氣動時。必至應衣。蓋以宗氣者。即大氣也。靈樞經云。宗氣者。上出於喉。下入於臍。其動應衣。此謂之大氣。大氣積于臍中。而與此相通也。若虛里之脉盛而發喘。或數而蕪絕。則病當在胃之中。其脉結而且橫。則內必有積。此脉之太過也。其脉絕而不至。則胃氣已絕。所以謂之曰死。此脉之不及也。大凡左乳之下。其動應衣。正以宗氣由此而泄。故衣爲之動耳。前曰動衣。不至于動之甚。可以驗宗氣之動。而此曰動衣。則動之甚。而宗氣之泄也。故謂之

曰死

乳下之動應衣者予
曾見其人病終不治

欲知寸口太過與不及寸口之脉中手短者曰頭痛寸口
脉中手長者曰足脛痛寸口脉中手促上擊者曰肩背痛
寸口脉沉而堅者曰病在中寸口脉浮而盛者曰病在外
寸口脉沉而弱曰寒熱及疝瘕少腹痛寸口脉沉而橫曰
脇下有積腹中有橫積痛寸口脉沉而喘曰寒熱脉盛滑
堅者曰病在外脉小實而堅者曰病在內脉小弱以濇謂
之久病脉滑浮而疾者謂之新病脉急者曰疝瘕少腹痛
脉滑曰風脉濇曰痺緩而滑曰熱中盛而緊曰脹
此言寸口之脉可以驗諸病也寸口者氣口也經脉別

論曰氣口成寸以決死生

非經曰肺會太陰

故寸口之脈中醫

人之手指而短者其病止在上不及于下名曰頭痛蓋

寸主上部惟其頭痛故按之短而易見也

通篇云推而下之平而不

上頭項痛也

寸口之脈中醫人之指而長者其病當在下名

曰足脛痛蓋長脈舉之有餘過于本位故其應在足也

寸口之脈中醫人之指而促上來擊者是肩背在上故

其脈促上也名曰肩背痛寸口之脈至沉而且堅者病

必在裏故曰病在中寸口之脈至浮而且盛者病必在

表故曰病在外寸口之脈沉而且弱沉為陰盛弱為陽

虛陰陽相搏故為寒熱往來也及痼瘕少腹痛亦有此

沉弱之脉。但當與下文脉急者曰疝瘕少腹痛亦之理。

此處及疝瘕少寸口之脉。沉而且橫則脇下當有積。反

腹中亦有橫積作痛也。寸口之脉沉而弱者。固為寒熱。

然沉而帶喘則沉為陰脉。喘為陽病。亦當為寒熱往來。

也。寸口之脉浮而盛者。固為在外。然脉之盛而且滑且

堅者。陽脉也。亦病之在外也。沉而堅者。固病在內。然脉

之小實而堅者。陰脉也。亦病之在內也。脉來小弱而又

且濡是皆陰脉來見。乃血氣之虛也。謂之久病。脉來滑

浮而且又疾。是皆陽脉來見。乃邪氣盛也。謂之新病。脉

來甚急者。疝瘕在內。而少腹痛。不但上文脉之沉弱者。

爲有此證也。脉來見滑。是滑爲陽。風者。陽先受之。故當病風。脉來見濇。是濇爲陰。血不足。故當病痺。脉來緩而滑者。緩爲脾。脉有餘滑。爲胃火甚盛。故爲熱中。脉來盛而緊者。盛則邪氣有餘。緊則中氣不舒。故曰脈

逆。陰陽病易已。脉逆陰陽病難已。易去

此言脉當與病而相順也。人有陽病。或外感。或內傷。皆當見陽脉。人有陰病。外感則陰病。當見陽脉。內傷則陰病。當見陰脉也。故脉順陰陽。則病易已。有等脉逆陰陽。則病外感者。陽病見陰脉。陰病見陰脉。內傷者。陽病見

陰脈陰病見陽脈皆病之難已者也

脈得四時之順曰病無他脈反四時及不間藏曰難已

此言脈當與時而相順也春病得弦脈夏病得鈎脈秋病得毛脈長夏得緩脈冬病得石脈則脈得四時之順曰病無他若脈反四時則春得濇脈夏得石脈長夏得弦脈秋得鈎脈冬得緩脈是謂反四時者也間藏者如肝病乘土當傳之于脾乃不傳之于脾而傳之于心則間其所勝之藏而傳之于所生之藏矣難經五十三難所謂間藏者生是也及無間藏之脈皆謂之難已耳

腎多青脈曰脫血尺脈緩濇謂之解休安卧脈盛謂之脫

血尺滿脉滑謂之多汗尺寒脉細謂之後泄脉尺盛常熱者謂之熱中

此言尺脉亦可以驗諸證也青多青脉者大凡筋脉之中皆血也血多則赤血少則青故知脉青為脫血之證耳尺脉緩滿緩為熱中滿為血少熱而血少故曰解休解休者寒不寒熱不熱弱不弱壯不壯不可名狀謂之解休也王註釋解休為寒不寒熱不熱者本刺難論足少陽之瘥有令人身痛解休寒不甚熱不甚寒安卧者不能起也脉盛者火愈熾也火熱則血妄行故亦謂之脫血蓋上文脫血有數脫之義非一時火盛而暴脫故其脉不盛其脉當青此曰脫血者有大盛而暴

脫之義其脉亦未必不青也。凡脉來瀼而又無滑瀼爲陰虛滑爲陽盛謂之多汗。陰陽別論云陽加于陰謂之汗。尺部見冷而脉又兼細是寒氣在腹泄利未已謂之後泄。尺部常熱而脉又龐大是熱氣在腹謂之熱中也。

按靈樞論疾診尺篇
指尺以驗諸病尤詳

肝見庚卒死心見壬癸死脾見甲乙死肺見丙丁死腎見戊己死是謂真藏見皆死

此言真藏脉見者各有相尅之死期也。庚辛者金日也。肝之真藏脉見而全無胃氣則至庚辛日而死以金尅木也。壬癸者水日也。心之真藏脉見而全無胃氣則至

壬癸日而死以水尅火也。甲乙者水日也。脾之真藏脉見而全無胃氣則至甲乙日而死。以木尅土也。丙丁者火日也。肺之真藏脉見而全無胃氣則至丙丁日而死。以火尅金也。戊己者土日也。腎之真藏脉見而全無胃氣則至戊己日而死。以土尅水也。是謂真藏脉見故皆死也。

頸脉動喘疾欬曰水。目裹微腫如卧蠶起之狀曰水。溺黃赤安卧者黃疸。已食如饑者胃疸。面腫曰風。足脛腫曰水。目黃者曰黃疸。

此言卽諸證而可以辨曰水曰黃疸曰胃疸曰風之異

此言婦人妊子之脉也。左手寸部屬手少陰心。而手
太陽小腸經之脉爲之表裏。脉氣六六陽氣。乃娠故
知手少陰之脉動甚者。爲妊男子也。靈樞論疾診尺篇
與此同。後世更手爲足。蓋不考二經皆同故也。由此推
之。則右手寸部屬手太陰肺經。當爲妊女子者可推矣。
脉有逆從四時。未有藏形。春夏而脉痿。秋冬而脉浮大。命
婦人手少陰脉動甚者。妊子也。

曰逆四時也

此舉脉之與時相逆者言之也。脉有順四時者。即上文
脉得四時之順。曰病無他是也。脉有逆四時者。未有正
藏之脉相形。而他藏之脉反見。春夏脉宜浮大。今反沉
細而瘦。秋冬脉宜沉細。今反浮大而肥。此即所謂逆四
時也。王檉真藏論云。未有藏形。于春夏而脉沉。
瀉秋冬脉浮。名曰逆四時。與此義同。

風熱而脉靜。泄而脫血。脉實病在中。脉虛病在外。脉滿堅
者皆難治。命曰反四時也。

此言脉與病反者。是亦脉與時反之意也。病由風熱。脉
宜浮大。而反沉靜。則陽病見陰脉也。泄利脫血。二證脉

正沉而反實大則陰病見陽脉也病在中者脉爲有力則中氣方盛今脉反虛病在外者病宜浮虛則表病易痊今脉反濇堅是皆難治之證猶脉之反四時也機真藏論篇云病熱脉亂而脉大脫血而脉實是與本篇大義相同病在中脉實堅病在外脉不實堅者皆難治則稍異耳又王註以命曰反四時也爲行文殊不知古人以彼形此則未必非取譬之意言此等之脉猶反四時之義故曰難已也

人以水穀爲本故人絕水穀則死脉無胃氣亦死所謂無胃氣者但得真藏脉不得胃氣也所謂脉不得胃氣者肝不弦腎不石也

此言五藏以胃氣爲本而胃氣以水穀爲本是無水穀

者無胃氣無胃氣者爲真藏脉見也。卽如肝脉當弦而不弦。腎脉當石而不石之類。石者沉也。以石上沉也是無胃氣而然也。

太陽脉至洪大以長。少陽脉至乍數乍疎。乍短乍長。陽明脉至浮大而短。

此舉三陽之脉而言之。正見脉貴順四時也。按難經之意。以爲得第三甲子。太陽旺。歲有間。月有大小。大約四五六月也。其氣大盛。其候大熱。故脉之至也。旣洪且大。又見其長。蓋洪大而長。皆陽脉也。而陽之甚盛。故純見陽脉而無陰脉者如此。得第一甲子。少陽旺。大約在上

一二正月也。其氣尚微。其候尚寒。故脉之至也。乍數乍
跽。乍短乍長。蓋長數爲陽。跽短爲陰。而陽之初生。故陽
脉雖乍至。而猶未離乎陰脉者。如此。得第二甲子。陽明
旺。大約在正二三月也。其氣始萌。未盛。其候始暄。故脉
之至也。旣浮且大。又見其短。蓋浮大爲陽。短則爲陰。而
陽氣方壯。故陽脉盛。而陰脉微者。如此。此則難經之與
內經相同者。難經又云。太陰之至。緊大而長。少陰之至。
緊細而微。厥陰之至。沉短而數。其意以爲得第四甲子。
太陰之氣旺。大約在五六月也。其氣承夏餘陽。陰氣
始至。其候暑溫。故脉之至也。緊大而長。蓋緊爲陰脉。大

者長者為陽脉。而陰之初生。故陰脉微而陽脉盛者。如此得第五甲子。少陰旺大約在七八九月也。陽氣衰微。陰氣漸盛。其候清涼。故脉之至也。緊細而微。蓋緊細與微皆陰脉也。而陰之方盛。故陰脉之全見者如此。得第六甲子。厥陰旺。大約在十月十一月也。陰氣極盛。其候寒凝。故其脉之來也。沉短而敦。蓋沉短而敦。陰脉之極也。而陰之正盛。故陰脉之甚重者如此。此則內經之所遺。而難經之所備。其必有所本也。按王註偏出陰陽脉法亦後世假托之言

耳

夫平心脉來累累如連珠。如循琅玕曰心平。夏以胃氣為

本病心脉來。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死心脉來。前曲後居。如操帶鉤曰心死。

上文第五節至第九節論五藏平脉病脉死脉。既已悉矣。而此下五節又詳喻之。此一節則自心經而言之也。吾謂夏胃微鉤爲平脉。擬而議之。平心脉來累累如連珠。如循琅玕曰心平。蓋脉滿而盛來如連珠。按之如循琅玕。乃來盛去衰有鉤而且和之義。所以謂之平也。夏以胃氣爲本。故取其鉤而且和也。吾謂鉤多胃少曰心病。擬而議之。病心脉來。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蓋其來如喘。又喘而連屬。且中手而偃曲。則有鉤多胃少。

之義。所以謂之病也。吾謂但鈞無胃曰死。擬而議之。死
心脉來。前曲後居。如操帶鈞曰心死。蓋前雖似曲而後
則居然不動。如操執帶鈞。則全無和意。所以謂之死也。
平肺脉來。厭厭聶聶。如落榆莢曰肺平。秋以胃氣爲本。病
肺脉來。不上不下。如循鷄羽曰肺病。死肺脉來。如物之浮。
如風吹毛曰肺死。

此卽肺經之平脉。病脉死脉而喻之也。吾謂秋胃微毛
曰平。擬而議之。平肺脉來。厭厭聶聶。如落榆莢曰肺平。
蓋厭厭聶聶者。恬靜之意。榆莢非甚粗大。而如落榆莢。
則有輕虛以浮之意。所以謂之平也。秋以胃氣爲本。故

取其毛而且和也。吾謂毛多胃少曰肺病。擬而議之。肺脉來不上不下。如循鷄羽曰肺病。蓋鷄羽者輕虛之物也。不上不下。如循鷄羽。則鷄羽兩旁雖虛而中央頗有堅意。所以謂之病也。吾謂但鈞無胃曰死。擬而議之死。肺脉來如物之浮。如風吹毛曰肺死。蓋如物之浮而如風吹毛。則毛而全無胃氣。所以謂之死也。

平肝脉來。與弱招招。如揭長竿。未稍曰肝平。春以胃氣為本。病肝脉來盈實而滑。如循長竿曰肝病。死肝脉來急益勁。如新張弓弦曰肝死。與軟同招過同

此即肝經之平脉。病脉死脉而喻之也。吾謂春胃微弦。

曰平。擬而議之。平肝脉來。其弱迢迢。如揭長竿末梢。曰肝平。蓋招招者。迢迢也。迢迢然。長竿末梢。最爲其弱。揭之。則似弦而甚和。所以謂之平也。春以胃氣爲本。故取其弦而且和也。吾謂弦多胃少。曰肝病。擬而議之。肝病肝脉來。盈實而滑。如循長竿。曰肝病。蓋盈實而滑。似有堅意。而長竿非循末梢。則弦而不和。所以謂之病也。吾謂但弦無胃。曰死。擬而議之。死肝脉來。急益勁。如新張弓。弦曰肝死。蓋急而益勁。如弓弦新張。是全無胃氣而不和。所以謂之死也。

平脾脉來。和柔相離。如鷄踐地。曰脾平。長夏以胃氣爲本。

病脾脉來實而盈數如鷄舉足曰脾病死脾脉來銳堅如鳥之喙如鳥之距如屋之溜如水之流曰脾死。

此卽脾經之平脉病脉死脉而喻之也。吾謂長其胃微與弱曰平。擬而議之。平脾脉來和柔相離如鷄踐地曰脾平。蓋鷄之踐地至和而柔。所以謂之平也。正以長復以胃氣爲本。故取其弱而且和也。吾謂弱多胃少曰脾病。擬而議之。病脾脉來實而盈數如鷄舉足曰脾病。蓋如鷄舉足。雖爲和緩而實盈且數。則少和意。所以謂之病也。吾謂但弱無胃曰死。擬而議之。死脾脉來銳而且堅。是弱而不和也。如鳥之喙。其喙不靜。如鳥之距。其距

必前。如屋之漏。其勢必間。如水之流。其勢不反。所以謂之死也。

平腎脉來。喘喘累累如鉤。按之而堅。曰腎平。冬以胃氣爲本。病腎脉來。如引葛。按之益堅。曰腎病。死腎脉來。發如奪。

索辟辟如彈石。曰腎死。

辟音

此卽腎經之平脉。病脉死脉而喻之也。吾謂冬胃微石曰平。凝而議之。脉沉而滑。喘喘累累如鉤。按之而堅。曰腎平。蓋石沉于水。靜而不動。喘喘累累。按之而堅。所以謂之平也。吾謂石多胃少曰腎病。擬而議之。病腎脉來如引葛。按之益堅。曰腎病。蓋葛根相附而引之不絕。按

之太堅則石而不和。所以謂之石也。吾謂但石無胃曰
死。而議之死。腎脉來。發如奪索。如彈石曰腎死。
蓋發如奪索。辟如彈石。則全無沉意。覺人全無胃氣。所以
謂之死也。

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卷之二終